

# 三民週刊

## 第二卷第五十六期目錄

和平運動的現階段

和平建國聲中的憲政問題

建軍聲中政訓工作的我見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十)

史太林治下的蘇聯

法蘭西共產黨的末路

希特勒誤算乎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續)

### 專載

答日記者問

和平運動經過

為和平運動告國人

一週大事述評

陳粹剛

王漢成

彭可之

望雲

W. H. Chamberlain 著 季剛譯

淡德三郎著 耀華譯

清澤冽著 楊衍瑞譯

益田豐彥著 擘譯

汪精衛

林柏生

褚民誼

編輯室

三民週刊社編印

# 本刊啓事

陰歷年關，印刷遲滯，未能如期出版，深以為歉，茲特  
改出五，六期合刊，敬祈讀者諸君原諒。

## 新年特大號

### ◀錄日期一第卷二第刊本▶

元旦感言 汪精衛  
共同前進 林柏生  
二十八年之結算與二十九  
年的展望 周化人  
大亞洲主義的哲學基礎 胡蘭成  
中國共產黨問題 曾芝生  
一年來的國內政治 方芬雲  
一年來的國內文化界(九) 望雲  
論建國的認識 鮑文  
和平運動的認識 張立恭  
歐戰第三四月國際 燕妮譯  
史太林與第三國際 汪精衛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周佛海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褚民誼  
政治建設 編輯室  
一週大事評述

### ◀錄日期三，二第卷二第刊本▶

論建國 白瑞光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 彭蕪譯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 益田豐彥  
對於新政權援助之界限 松本鎗吉  
史太林與第三國際 燕妮譯  
專載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之解釋  
藍電書後  
和平運動之前途  
建軍之目的  
一週大事評述  
編輯室

### ◀錄日期四第卷二第刊本▶

期待與覺悟 陳粹剛  
日本明年度國家預算 孫銳初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政策(續) 彭蕪譯  
民權主義的均權制 白瑞光  
歐洲戰爭之經濟之一角(續) 暉譯  
蘇芬糾紛的剖視 召日  
專載  
致蔣介石銑電 汪精衛  
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途徑 周佛海  
怎樣才可使中日永久和平 陳公博  
一週大事評述 編輯室

## 和平運動的現階段

陳粹剛

戰爭本是不不得已的手段，戰爭一行發動，當局者就應當一方面努力尋求勝利，一方面努力覓致和平。

歐洲戰爭爆發以來，交戰國雙方都一再宣佈其作戰目標與和平條件。可見戰爭只是尋求和平的一種手段。

中日雙方的戰爭，姑無論是非如何，總是兩國之間的極不幸事件。兩國的人民，搏死於戰場，兩國的財力，消耗于硝磺彈藥中。兩個國家，長此下去，只有兩敗俱傷，兩國的資財，都轉移到那些出賣軍火的國家手中。悲慘的命運，必然的要迎接那些不覺悟到和平的需要的人們。

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並且即令征服了中國，與日本也沒有多少好處，這是日本應有的覺悟。中國戰不勝日本，即使戰勝日本，與中國也沒有什麼利益，這是中國應有的覺悟。和則兩利，戰則俱傷，這是中日兩國人民應有的覺悟。黃色人種的兩國，不能受別人的支配，挑撥，而長期廝打下去，讓我們的人種日趨滅絕。

近衛聲明，揭露出日本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描繪出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條件。對於這一聲明，汪先生認為可作為中日和平的基礎，於是發有發電的發表。

自此，和平運動開始。

汪先生一再揭露出他的和平願望，希望重慶政府接納他的意見，以近衛聲明作為中日恢復和平的談判基礎。但是這一希望與期待，沒有得到結果。直到去年年底，汪先生猶有銜電致蔣介石，希望其最後覺悟。

在希望重慶覺悟當中，汪先生也曾與日方商榷基於近衛聲明的具體和平方案。日本表示願望，中國表示中國的立場。磋商，爭執，雙方讓步同意，最後終於中日雙方竟致了和平方案。

在和平方案獲得已後，重慶方面，在報紙上公佈了日本方面的第一次提案。於是反對之聲，喧傳塵上。蔣介石的告軍民書，告友邦人士書，接連的在報紙上「長篇連載」。他根據這一種提案，橫加侮蔑，想根本推翻汪先生與日本方面苦心締商的最後兩利的和平方案。

希求中日和平的實現，絲毫無損於中國，這本是中國人民愛國心應有的表現，本是人民對於執政者求全責備應有的表現。不過，人民的最高希望，常是與最低要求，不相適應的。人民希望於中日和平方案的，固是與中國領土，主權絲毫無損的方案，但是人民的最低要求，可是立即的停止戰爭，恢復秩序。

蔣介石不明白這一點，他只是為了不甚高尙的理由，而高調的來反對汪先生與日本締商的方案，高調高得怕人，他忘記了一般中國人民所要求的立即停戰，立即恢復秩序。並且就另一方面看來，蔣介石既然是政府的一個負責人，則對於結束戰爭的可能條件，不管是什麼人商得的，都應就國家的現狀，國家的前途來着想，看這種方案，是否能為國家保留一點元氣，保留一點復興的基礎，如果中國絕不能勝利的話。同時，他還應顧慮到立即的實現和平，是否是中國全國人民的願望。任何一個政治家，都自始至終應以國家為重，保持着「成功不必在我」的信念。

可是，蔣介石不這樣想，他不是反對中日的和平，不是反對中日間的和平方案，而祇是反對「汪先生」與日本締商和平方案。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他如果不能與日本締商和平，則他的獨裁局面便完了。政治上的負責者，竟然忘掉了國家，而祇看到自己。

因為蔣介石懷着這種不甚高尙的念頭，所以他選擇了時機，來公

佈他所說的「汪日密約」。他的目的有三點：

第一：在青島會議之前，公佈這種「文件」，冀以阻滯青島會談之進行，阻滯汪先生的組府運動。

第二：在美日商約廢止期前，公佈這種「文件」，冀以助長美國國內的反日空氣，使商約不能續訂，同時，希望美國國內制裁日本的呼號，可見諸行動。

第三：在日本米內內閣未發表其對華政策前，公佈「文件」，宣傳汪派的分裂，冀使米內內閣改變對華政策，引致日本政黨對於軍部政策加以攻擊，藉以打擊汪先生的組府活動。

但是，結果如何呢？蔣介石失敗了。青島會議順利的進行着，未受影響。美國於商約廢止後，未有進一步的行動，制裁日本的宣傳，反而沈寂下去，美國人士，還要觀察日本今後在華行動，再決定態度。日本米內內閣並未因蔣的宣傳，而改變其對華國策。相反的，政黨的表現，是極其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與汪先生及和平陣營和中國人民一樣的代表熱望着停戰，另一方面則又微微不滿於以近衛聲明作基礎來議和。這表示出蔣所企望的日本政黨抬頭，未必是與中國有何等大的利益的。

由于日本政黨中一部份人的態度，我們可以知道蔣介石之反對日本與汪先生締商的和平方案，並不是爲了中國，而只是爲他自己。在另一方面，因爲有日本民政黨議員齋藤隆夫演說的反響，更指示出日本的基本國策是不會動搖的，這於齋藤演說被認作失言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蔣介石及其徒屬的算盤，並未達到預期的成績，於是他們便不得不終日替幾個動搖份子作宣傳，藉以向國民解嘲，不得不宣傳美國借款，藉以欺騙國民。但是已形展開的和平運動，絕不會因此而停止的。過去的和平運動，是在宣傳，與探求和平方案的階段，現階段則更步上和平運動展開的重要階段。

和平運動的現階段有兩點工作：

第一：是組織政府。因爲汪先生期待蔣介石覺悟，罷兵言和，終於沒有結果，熱望着停止戰爭的全國人民已不允許汪先生祇停留在宣傳的階段上。人民要求汪先生迅速放棄其期待，迅即組織政府，以爲對外議和的主體，對內實現和平，收拾殘局的工具。這種工作，似易而實難。

經過汪先生上月末在青島與北平，臨時兩政府領袖的會談，大體上，對於組織政府的母體，中央政治會議，已有若干成議。本月中旬之初，汪先生又在上海招集了各黨各派，與各界有力之士商談。中央政治會議即可招集，由此國民政府，即可產生。

此後產生的國民政府，就歷史的觀點說來，這並不是創設新的政府，而只是宣告重慶國民政府，因受蔣介石劫持，不得行使職權，不得不在南京再行成立，因此，南京行將成立的政府，只是國民政府的「還都」，因爲在法統，旗幟，各種方面，都依舊不變。不過，因爲蔣介石還在那裏繼續他個人的抗戰，所以，新成立的政府，在這方面多少有點革命性，這是不能否認的。

將行組織的政府中的組織，與人員，必須與國家現狀，國際現狀相適應，必須能担負起先天賦與這個政府的偉大任務。因此，這種工作，並非容易的。

第二：是預先籌劃出實現和平，收拾殘局的辦法。重慶如果覺悟到抗戰之無用，於新政府成之後，早些歸併在新中央政府裏，則所謂「全面的和」，立即可以實現，這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幸福。不然的話，新中央政府也必然迅即編練軍隊，逐步實現局部的和平。在這期間，編練軍隊，恢復交通，肅清匪患，創設新幣制，改善經濟組織，整頓，救濟被戰事破壞，被日人軍事佔領的工商機關，收容流浪各地的智識份子，生產份子，使之復員，這都是很瑣碎，但是又很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在現在都應一一的爲他作出具體的方案來。

組府，與擬定各種施政方案，就是和平運動現階段的兩大重要工作。這種工作需要全國才智之士的踴躍參加，踴躍的貢獻出個人的智識與力量，爲全國人民尋求幸福。

# 和平建國中的憲政問題

王漢威

## 一、憲政的重要性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要案中的第五個案件，是儘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而且在六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有過左列一段記載：

「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担負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尤爲切要者，則戰事既息，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已無延期之必要，務於最短期間，使全國和平得以實現，國民大會得以召集，憲法得以制定公佈，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段。」

宣言文末，更有關於實施憲政肯定的結論：

「今日以後，更當一其心志，齊其步驟，以致力於和平之實現，憲政之實施，使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確立於東亞，確立於世界。」於此，可知和平的實現，與憲政的實施，有連繫性的關係。和平建國運動，由理論而轉入實踐，以建立三民主義國家爲最大目的，必須實施憲政；這是在和平建國程序上最重要最迫切的階段。

汪主席答復日記者，關於實施憲政的問題，也有過這樣的意見：

「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明白表示：『在最短期間內實施憲政，』吾人蓋以完全的憲政之實施爲目標，重慶之所謂國民參政會，實不完備，重慶方面，至今始宣傳其所謂憲政云云，實令人絕倒，蓋吾人在半年以來，早已明白主張之矣。刻青島會談，即將舉行，吾人所持以臨此會議之方針，蓋盡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之八字中，新中央政府，如一旦成立，則將儘速設置一憲政籌備會。」

重慶政權已遭共黨之壓迫，喪失其自由行使職權之能力，所謂「

國民參政會」，也不過共黨霸持下的機關，決不能代表全國的民意，尤其在行將淪爲地方政權尙不可得之今日，何來憲政實施之可言？是以憲政之實施，必有待乎新中央政府之早日樹立，始得完成和平建國之偉業。

汪主席在青島第一次會談終了之後，發表關於法統問題談話中間，也曾提及：「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既屬重要，關於憲政問題之研討，事實上當亦有此需要。

## 二、過去的憲政運動

實施憲政，制定憲法，完成民權主義，實現民主政治，這是三民主義最高的主張，也就是中國國民黨，經數十年不斷努力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反過來說，一部國民黨史，就是一部中國憲政的奮鬥史。

中國的憲政運動，雖有數十年的時間，例如光緒三十四年所頒佈的憲法大綱，辛亥清廷所公佈的十九條，民國元年所擬訂的天壇憲法草案，民國十二年曹錕所督製的賄選憲法，以及民國十四年段祺瑞臨時執政時期的憲法草案，這許多憲法或是憲草，均非國民黨所主張的國家根本大法，違反革命民權，都可稱之爲偽憲法或假憲草。國民黨所爭取的憲政，歷時至久，主張至確，遠爲與中會時代，在入會的誓詞中，即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明顯宗旨。在同盟會時代，宣言中揭示：「三爲憲法之治，軍政府解除權柄，由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政。」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同盟會變爲公開的政黨，制定九項政綱，其中第一項：「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爲憲政之基礎。中華革命黨時代，把革命程序分做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民國

八年國民黨改稱今名後，總綱上規定，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國民黨發表宣言，提示「依三民主義之原則，對國家建設計劃，及現所採用之政策，」列為黨綱，政府方面有五權憲法的創制，人民方面則於間接民權以外，更賦有直接的民權。民國十三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闡述三民主義，及其實行的辦法，宣言中揭示：「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總理制定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明定建設的三個程序，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並明定「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時期，」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憲法頒佈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

北伐成功以後，國民黨施政的方針，由軍政轉入訓政。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曾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但因蔣介石把持國民黨，走向獨裁政治途上去，所以約法雖經公佈施行，事實上却連約法中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原則，也未實施，其他條文，自不必說；何況當時的國民會議，並不是真正的國民大會。民國二十三年，立法院宣佈憲法草案初稿。民國二十四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於二十六年召集國民大會。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宣佈憲法草案，即所謂「五五憲草」，全文的真意，即在推行獨裁政治的制度，也不能認為完全代表民意的憲法草案，至若「國民參政會，」僅屬蔣介石御用，共產黨劫持的機關，不足為全國民意之代表，更不待言。

### 三、總理的憲政觀

憲政的實施，是根據 總理的遺教，主要的以「民權主義」建國大綱「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及關於憲政方面其他重要著作為根據，從這許多著作裏，可以歸納 總理所主張的憲政觀，有下列各點：

第一，憲政完全是以人民意志為依歸的政治，要使大多數人民，都能够真正直接管理國家政治。總理很明顯的指出：「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成立以後，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民權主義第一講)「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民權主義第三講)「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民權主義第五講)「政府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底志願「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量，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政府加以攻擊，便可推翻，對政府加以頌揚，便可鞏固。」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民權主義第六講)「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政治，弄成到大家政治上有一個平等的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同胞們都要奉行三民主義演講中)「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演講中)上面的話，都是 總理所認為實施憲政，是要使大多數人民真正直接管理國政的明證。

第二，憲政是用四種直接的民權，來實現人民管理國政，因而主張除普通選舉權之外，還應用複決罷免創制三種直接民權。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揭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免諸權也。」民權主義中明示：「有了四個民權，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够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澈底的直接民權。」「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够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在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文內，更有清楚的解釋：「直接民權第一個是「選舉權，」人民得了直接選舉權，還要有「罷免權，」凡一切



重要官吏，要人民有權可以選舉，官吏不好的，人民也有權可以罷免，國家除了官吏之外；次重要的是法律，人民要有權，可以自己訂定一種法律，如果法律有不便的時候，也要自己可以修改廢止，這種修改廢止法律的權，叫做「複決權」。人民訂定法律的權，叫做「創制權」。所以直接民權，一共是四種，叫做選舉權，罷免權，複決權，和創制權，這四種權，便是具體的民權，像這樣具體的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主義。

第三，實施憲政的順序，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對於軍政之轉入訓政，訓政之進入憲政，在建國大綱，有明白的揭示：「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軍政時期，是掃除建國的革命的障礙，訓政時期，是訓練人民行使民權，憲政時期，是還政於民，至於因何由軍政而憲政，其間必經訓政？總理亦曾加以申說：「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汚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汚，以爲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汚，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爲民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自傳中國之革命）

總理之憲政觀，已如上述。進一步言，總理所主張之憲政，最後目的在還政於民，有如建國大綱第二十五條所載：「憲法頒佈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散，而授政於民選政府，是爲建國之大功告成。」對於憲政之制度，則採民主立憲政治，亦有所述：「及予之民權主義，乃第一決定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自傳中國之革命）

#### 四，憲政實施的兩個原則

在和平建國運動，已進展到實行階段的現在，汪主席所提出「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原則之下，可以知道，實施憲政在和平建國程序中，佔很重要的地位。過去人民之所以對於和戰大問題，沒有抉擇的主權，以致企求和平，而不能使政府實行和平，政府與人民的意見相違反，政府已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政府，究其實際，都因爲沒有實施憲政，憲法未經制定施行，人民行使權利，政治上並無確切的地位；又無切實的保障；訓政僅僅是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幌子。所以和平建國的政府，雖維持國民政府原來之法統，而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實施憲政。實施憲政，應注意最重要的兩個原則，有如左述：

一，確立民主政治 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爲骨幹，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中心思想是民主，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以及全部遺教，無一非民主思想爲出發點。但國民政府與都以後，首先遭遇共產黨的陰謀搗亂，因而發生清黨，其次遭遇蔣介石獨裁政治拾了頭，使民主政治無由確立，而蔣介石的獨裁，假借訓政的名義，失却訓政時期使人民了解參加政治的眞正訓練，人民無置喙政治的餘地，籌備憲政，結束訓政，左不過仍是欺騙人民而已。所謂國民會議，更是用獨裁方式去包辦，五五憲法草案，也是獨裁政治的產物，戰後的所謂「國民參政會」，更是獨裁與共產合作的工具，何嘗是眞正的民意機關？六全代表大會宣言中，有如下一段：「本屆大會，檢討國民參政會成立以來之結果，彌覺有名無實，蓋個人獨裁，變本加劇，中央同志已無討論之自由。國民參政會形同虛設，亦同其所，且即以國民參政會之職權而論，亦未能參與大計之實。」已可概見國民參政會，實不能代表民意。苟欲民主政治之實現，還政於民必先確立民主集權政制，根本消滅獨裁政治，同時取消代議士制度，因爲代議士制度，不是直接民主制，而是間接民主制，實際參預政治的，不是人民本身，乃是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議員，人民的意見，是否能充分實行，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充分維護，事實上很容易變成少數人的政治；選舉更容易爲資

產階級操縱，不能真正適合民意，回顧英美的代議制度，變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所以要實施憲政必須確立真正民主政治。

二，實踐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之目的，是要實現全民政治，與階級專政完全不同，採用權能區分的制度，人民應該有充分的權——政權，政府應該有充分的能——治權。權能區分，政府雖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但政府如果舉措失當，不合人民的意見，人民有權立刻加以糾正，人民有權可以控制，即所謂人民政權的行使，對人有選舉和罷免的政權，對法律有創制和複決的政權。選舉權運用的結果，等於人民直接任用國家機關的組成員，罷免權運用的結果，就是人民可以直接撤換國家機關的組成員，創制權與複決權運用的結果，便是人民直接立法。所以憲政之實施，必須實踐權能區分的民權主義，方可人民不致濫用民權，政府也不容易造成專制，而剝奪人民的自由，此其一。同時，憲政實施，要以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地方自治為基礎，依照建國大綱所規定的建國程序，是由地方自治開始，在訓政時期，政府即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地方自治，如調查人口，測量土地，妥善警衛，修建道路，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完畢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的政事，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如此方可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程度，即爲憲政開始時期；所以實踐民權主義，要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高唱已久，却一無成績，今後之推行自治，應認清自治即爲民治，與類似聯邦的聯省自治不同；與官吏包辦的保甲制度有別，應依上面所述各點，切實推行。更依照民權主義均權之原則，推行自治的地方政府，與管理全國政事的中央政政，權力劃分清楚，政務有全國一致的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俾政治力量的產生，由下而上，那末憲政的基礎，建築在地方自治上面，也可以鞏固，此其二。

### 五，實施憲政的步驟

根據六全代表大會宣言，汪主席答復日記者談話中，很清楚的指示：「新中央政府如一旦成立，即將儘速設置一憲政籌備會。」重視憲政，已可概見。然而實施憲政之步驟如何？自應有急於商討之必要，爰分左列各階段論述之。

一，籌備憲政的組織 青島會談，決定由汪主席召集中央政治會議，並將由該政治會議決議，中央政府成立後，即設置憲政實施委員會。憲政實施委員會，是籌備憲政的組織，產生時期當在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因爲中央政府之成立，爲完成和平建國大業，已急不待緩，召開國民大會，時間上不可能，因時制宜，把國民大會相近之權力，付諸中央政治會議，而由以產生中央政府，其程序係屬按步就班，不可僭越，至於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已由汪主席闡明：「此中央政治會議，將由中國國民黨，聯合各已成政黨，暨全國賢智之士，共同組織，一掃過去參差隔閡之弊，同心協力，以肩負收拾時局之責任，並對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之原則，予以決定，俾由此產生之中央政府，得以根據進行，」分析起來，中央政治會議的性質，可以說相近於國民大會，其組織與行動，不特是綜合各現成的諸政治勢力，却仍以國民黨爲中心，由國民黨去聯絡各黨各派，（除共產黨）及無黨無派的賢智之士，其任務不特誕生中央政府，且進一步決定實現和平，與實施憲政的原則，然則將來之憲政實施委員會之實施方案，即根據中央政治會議所決定之原則，其組織當然也和中央政治會議一樣，以國民黨爲中心，而聯合各黨各派（除共產黨）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去負責籌備憲政的工作，在開始籌備憲政的時候，更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扶植人民職業組織之恢復擴大與發展，有健全的人民職業組織，纔能有健全的人民政治組織，纔能有憲政的堅固的基礎，因爲將來的國民大會，基層就在健全的人民職業與政治組織。

二，國民大會的召集 周佛海先生在「中國國民黨過去功罪與今後地位」裏，已經證明，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是憲政唯一正



當合法的辦法。六全代表大會宣言，也述及國民大會之召集，已無延期之必要。修訂的國民黨政綱第七條，更明定「召集國民大會，商討建國之大計。」現在雖因為中央政府之產生，已急不容緩，而國民大會却不可能即刻召開，由中央政治會議來達到收拾時局的目的，但依照修訂的國民黨政綱第八條，「政府草擬憲法，交國民大會審議」的

規定，無論如何，召開國民大會，是憲政必經的階段，僅屬時間的問題。至於國民大會之組成，總理會經明示：「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見民會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預備會議之代表，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九，政黨。）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北上宣言）參照建國大綱十四條規定國民大會，是由每縣一人之國民代表組成，根據地域選舉產生。所以國民大會之代表，在全民政治原則之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方式，地域代表制，與職業代表制並重，而對於代表之當選資格，應有嚴格限制，不能像二十六年的國民大會僅供御用的代表，被選舉人祇有年滿二十五歲的年齡限制；並且應該在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上，加上一條「共產份子不得享受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與被選舉之權」，以便符合六全代表大會修正之黨綱，而遵照和平反共建國之最高原則，國民大會一經召集，不但成為全國最高權力之機關，又為最後責任之機關，其職權有下列七種。一，對中央官吏之選舉權。二，對中央官吏之罷免權，三，創制權。四，複決權，五，制憲權。（審議並決定憲法）六，修改憲法權。七，監察院人員失職之彈劾並罷黜權（自傳革命之方略）於建國大綱中，亦有同樣揭示：「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

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因之，國民大會重要的任務，在代表全國人民，行使四種政權，代表的產生，有賴乎健全的人民職業和政治的組織。

三，憲法的制定 在總理遺教中，處處提到憲法，更提及成文憲法；五權憲法的本質，就是以民主立憲為政治體制。憲法草案，依建國大綱二十二條所載：「當本於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之成績，由立法院議訂，隨時宣傳於民衆，以備到時採擇施行。」第二十三條接續申說：「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完全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修訂國民黨政綱，更詳述明細：「政府草擬憲法，交國民大會審議，由政府公佈實施。」是憲法之草擬，權在政府，審議通過，權在國民大會，頒佈實施，權又在政府。要制定適合全國民意的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先要有真正民主政治的中央政府，和健全的國民大會；這有相互因果的關係。因此，連想到「五五憲法草案，」產生於民主其名獨裁其實的政府之下，雖不能斷言全部條文完全不適用，至少憲法的實質，是不能適合全國民意，而另有其獨裁政治的背景，更談不到還政於民。所以今後制定憲法，要根據全民的意志，要適合全民的需要，更要符合和平建國的反共精神，而且在憲法上應有明文限制共產份子享受所有言論集會結社一切的自由，同時，規定人民行使四種民權的方式，如此才能達到憲政最後的目的——還政於民，申言之：全國人民需要永久的和平，憲法的實質，也要在保障全國人民所需要的永久的和平，和平建國之偉業，於斯方得大功告成。

## 建軍聲中政訓工作之我見

彭可之

「和平，反共，建國」，這是和平運動的口號，也就是和平運動的中心工作。褚民誼先生在他的「政治建設」一文中曾經明白的告訴我們：「所謂和平，反共，是和平運動的方式，建國是和平運動的目的。」那麼，目的既已認定，方式既已具備，要怎樣纔能應用方式去達到目的？要用甚麼力量，纔能實行方式而達到目的呢？當然，推進和平運動的力量決不止一種，不過其中最需要和最強大的就是軍事力量，徵之往史，無論古今中外，大都是以軍事力量來推行政治。所以，在和平運動發軔的今日，「建設新軍」成爲目前最先決之條件和最重要的工作。

在表面看來，建設新軍好像是一件并不怎樣困難的事，祇要集合若干身強力壯的健兒；給予他們以精良的武器；再經過相當的訓練時期，便可以衝鋒陷陣果敢殲敵了。其實不然，假如照着上面所說而組成的軍隊，我們敢武斷的說，僅僅是軍隊軀殼的表現，而不是它靈魂的發揮，是屬於形式的，而不是屬於精神的。譬如是一個無理智，無思想，而意志薄弱的人，姑不論他的體力是如何的強健，終究是一團「麻木不仁」的形骸，決不能用理智去分析事實，樹立他的中心思想，用堅強的意志去完成他的任務，達到他的目的。所以說，軍隊的政訓工作，就是軍隊的靈魂——理智，思想，意志的結晶。拿人來說，有了精神上的病態或缺陷，就不能稱爲健全的人；拿軍隊來說，沒有政訓工作的軍隊，或者政訓工作不徹底的軍隊，就是不健全的軍隊。人在精神上有了病態或缺陷，不但他的體力强健歸於無用，甚至於會誤用他的體力去造成他的過犯。假使軍隊沒有良好的政治訓練，其危險的程度將不堪設想。所以今後的建軍，尤其是爲擔負推進「和平反共建國」重大使命而建立的新軍，必須樹立它的中心思想，賦予它以

理智和意志，換句話說，就是要加強以後軍隊中的政治訓練。

軍隊中政訓工作的重要性，既如上所述，現在讓我們來檢討一下政訓工作過去失敗的原因，和今後應闡的新途徑，以作理論上的根據，來改進我們以後的政治訓練。

過去的政訓工作，不能說它沒有發生效力，不過嚴格的檢閱一下，就可以發現很多不徹底的地方，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譬如說，貼標語，喊喊口號，這就能算是工作的表現嗎？演說幾次，談話幾回，便能明瞭士兵的心理嗎？可以說，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因爲一個人思想的表現，決不在大庭廣衆的場合中；也決不是在正式接談的時聞裏。我們倘若在講演接談之中，能够發現士兵的思想，這思想一定是偽飾的，至少，也有幾分的不真實。如果根據這不可靠的發現，去判斷他的思想，再根據他們的思想去指導或糾正它。譬如當醫生的，必定要從自己的診斷情形來判斷病症，尋求病源。然後才能處方下藥，否則單憑病人口述的病狀而處方，由處方而下藥。我想，這一劑藥，一定不會對症，終至連處方的醫生也弄得糊裏糊塗，摸不着病根所在了。像這樣的政訓，其所收的效果，也就有限極了。

因爲效率的減少，致力於政訓的人員，差不多都消極下來，以致使政訓工作與軍隊形成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要說是沒有政訓，可是政訓的機構依然在軍隊中存在，要說是有政訓，然而除形式上的標語和口號外，在部隊中簡直看不見政訓工作人員的踪影，甚至於養着一夥拿乾薪的老太爺，於是，士兵們認爲作政訓工作的人員是賣狗皮膏藥的玩藝，辦政訓工作的人，又認爲部隊裏的老總們太難以駕馭，彼此隔膜，相離日遠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簡單的分析起來，不外下列的幾點：1. 政

訓練機構的組織的難辦。2. 政訓工作人員的官僚化。3. 政訓工作進行上的困難。4. 部隊官長不能與政訓人員協力。5. 缺乏有系統的政訓教材。6. 一般軍隊普通的智識的水準太低。7. 政訓工作人員的不切實負責。8. 政訓經費的支絀和設施的不完善。

基於上述的現象和原因，我們可以說從前的政訓工作是相當的失敗了。以後應該怎樣改進政訓工作的方法；加強政訓人員的力量，這是目前建軍聲中一項重大的問題，據我個人的意見，認為：

第一，今後的政訓工作，絕對不要因襲以前的傳統思想和辦法。應該走上新的途徑，開闢新的路綫，刷新陣容，增加力量。

第二，政治須高於軍事，使政治成爲軍隊的靈魂，樹立軍隊的中心思想，使軍隊認識政治，了解政治的最高性。讓他們甘心自願的作政治的推進者，養成政治化的軍隊。換言之，就是「政治爲軍事的理想，軍事是政治的力量。」

第三，政訓人員須要確實接觸軍隊，把握軍隊，最好政訓與軍訓能合而爲一，打成一片，在無形中讓政治力量來支配軍隊，而且要他沒有反感樂於接受。

第四，組織統一的政治機構，使其力量集中；確定一貫的政訓方針，使其循舊歷進；編纂完善的政訓教材，使其施訓容易；籌撥充足的政訓經費，使其設施完備；訓練幹練的政訓人才，使其效率增進。

第五，在遊戲娛樂的時候，應該提倡忠義的思想，獎勵道德的行爲。以便從旁補助軍隊「精神教育」之所不及，因爲在遊戲娛樂之中，最好施行機會教育，而且這種教育的方式，會比他們的官長正式的訓話來得有效。

第六，厲行「識字運動」和「科學運動」，以期提高軍隊的智識水準，直接的使現在的政訓工作容易進展；間接的可以輔行社會教育。

第七，應該明瞭士兵們的生活狀況，設法調劑或彌補他們生活的缺陷。更應該深刻了解他們痛苦的所在，設法去慰藉他們，或者盡力去替他們解除痛苦。令他們在感激尊信之中，來誠懇地接受政治訓練。

上列各項，不過是重要的幾項，至於全部工作進行的方針，自然有政訓最高當局負責去全般計劃。

其次說幾句關於政訓人員選擇問題上的話：我們既然知道了軍隊政訓工作的重要性；又明白政訓人員達到他們任務的困難情形；和他們所擔任使命的重大，那末，對於政訓人才的選擇上，不能不採嚴格主義，最好是每一個都應該在學識方面具備政治，軍事，科學，文學等等智識；術科，藝術，體育，遊藝等等技能。以期担任工作時，儘量地發揮他們所有的才能，而獲得良好的收穫。其次，如體力強健，頭腦清晰，動作活潑，性情溫和等，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不過在現在要找這樣全般的人才，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倘使從根本上着手訓練，也非短時間可能造就。折衷的辦法，就是挑選一部份有政治頭腦而富於文學修養和科學常識的軍官，加以嚴密的組織，使他們去擔任目前的政訓，或許能够完成這艱難而重大的使命。

從實的說，軍隊是不應該有政訓組織的設置，每一位軍官都應該有政治的思想和普通的常識；都應該去直接擔任自己部屬的政治訓練工作。現時的政訓，我認爲不過是軍事與政治融合時期的過渡。將來一定要讓軍隊的本身陶冶於政治的洪爐中，質而言之，就是「軍隊是政治產生的武力！」

最後，希望軍事教育機關最高的當局，要積極地加強軍官在校期間的政治訓練和知識灌輸，以便政訓工作能够讓渡，在新中國積極的建設下，經過相當的時間，必能完成軍官政治基礎的教育，那時，一定會取消軍隊中這種發誓式的組織！

二九年元月，寫於軍訓團第五教室

#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十)

望雲 內地

## 十八 國民參政會

在改革政治機構的口號下，有兩種要求：一是插進舊有的政治機關中，一是增設新的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是政府相當容納後者的要求而產生的。

國民參政會是二十七年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設置的，後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製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交政府於四月十二日公布。組織條例對於參政會的職權，參政員的選拔，參政會的會議本都有明白的規定，一般別具用心的人們總是喜歡閉着眼睛歪曲事實，他們一則說國民參政會是戰時的民意機關，相當於民主國家的議會，它可以改革現行的制度，它可以決定政府的一切，甚至還說參政員是人民的代表，遇有違法失職時可由人民罷免。也不知他們所說的這種罷免權如何行使？怎樣行使？他們對國民參政會的一切解釋未免太妄想化口說化了，當然要引起公正人士的批駁與反詰，這樣政治勢力的鬥爭，又行成文化界的爭論。其實這種爭論，極易解決，只要稍微明白現行政制的情形，稍微觀察組織條例的內容，就可使別具用心者閉口無言了。

戰時的政治組織仍是延續北伐以來的制度，無論戰事發生後，所謂在野的各黨各派怎樣高調開放政權，在朝的黨派怎樣適應社會的要求，政權的性質及政治組織並沒有根本變更。現在的中國政權係由中國國民黨代替人民行使，這是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獲得的，也是現行法律賦予的。民國十五年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定明「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因之國民黨可以組織政府，可以制定立法原則，可以任免國家元首及高級官吏。事實及法律都證明目下的中國惟有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其他的一切權利都是由此派生的。派生的權利

無疑的要受至高無上的中國國民黨權力的限制與束縛，國民參政會的職權當然也不會例外，這樣參政會什麼權力可以改變由中國國民黨所決定的現行政治組織呢？即是參政會設立的法律根據也是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參政會的組織係由國民黨執委會製定交政府公佈，參政員的人選是由政府機關的最高國防會議彙集地方黨政機關提出的名單，送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之人員審查，然後提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之。由這些程序看來，機關係由國民黨議決設立，人選由國民黨議決決定，參政會的職權明明不能超出國民黨所有的權力範圍而還在其下了。參政會與政府組織雖然同由國民黨決定，可是國民黨並沒有賦予國民參政會代行國民黨對政府的決定權，因此參政會當然沒有權利改組由同一機關而來的現有政府組織。更依普通立法程序，同一機關所作的法令可以後法優於前法，後者可以消滅前者，因此，國民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因應時勢需要任意擴大或縮小參政會的職權，延長或取消參政會的存在。至於參政員因失職而應得的懲罰，或是參政員因違法而應受的罷免，雖然參政會組織條例沒有明白規定，當然是決定參政員人選機關應有的職權也是無須多辯而可以明白的道理。何特別具用心者就召人民來懲罰罷免違法失職的參政員呢？

以上是由法理上說明國民參政會的性質及其職權的大小與來源，我們很明白國民參政會不是握有立法大權的議會，不是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機關，不過是戰爭期間相當於民意機關的組織，而不是純粹的民意機關。只是參政員以國民的資格參與政事，不是參政員代表國民決定政事。

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是國民政府四月十二日公佈的，全文共十五條。第一條說明國民參政會的目的是「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這一條不僅指明國民參政會設立的目的集思廣益，團結力量，而且還定出國民參政會

的壽命只限於抗戰期間。第二條第三條說明參政員的資格，第四條說明參政員候選人的銓選程序。國防最高會議彙集各方面提出的候選人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提交國民參政員資格審議會審議完畢時，以其結果報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資格審議會，置委員九人，其人選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接受國民參政員資格審議會報告後，按照前條甲乙丙丁各項應出參政員名額，提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之。一第五條至第八條說明國民參政會之職權，即是決議權，建議權，詢問權。所謂決議權只限於政府交議的事項，而且決議後還須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後，依其性質分別交主管機關實施。但是國防最高會議主席遇有緊急特殊情形，得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這都是對參政會的決議權加給的限制與範圍。若不是政府提出而是參政會自己決定的，則算建議案，送交政府參考。至於詢問權只是詢問而已，並沒有規定詢問以後對於所詢之事還有什麼權利決定。國民參政員的任期一年，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每次會期十日，參政會閉會期間由參政員互選十五人至二十五人組織「駐會委員會」。一國民參政會置議長各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一切未經條例規定之事項，國民政府可以命令定之。

參政員的名額最初定為一百五十名，後改為二百名。參政會的議長最初是汪先生，副議長是張伯苓，汪先生離國後議長改由蔣先生担任，副議長仍舊。參政會第一次會於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開會於漢口，係借用某影戲院作為會場，第二次會於二十七年十一月開會於重慶，這兩次會都是汪先生的議長。第三次會於二十八年二月開會於重慶，議長是蔣先生。汪蔣二位先生先後担任國民參政會的議長，可見政府重視參政會的一斑。

國民參政會不僅是抗戰期間也是北伐以來派別最複雜的政治集團，二十五年的國民會議人數雖然較多，組成的份子比較單純，抗戰期間的國民參政會組成的份子就複雜多了，論黨派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論職業由士農工商至於各宗教團體，論地域未淪陷的地方如內地及邊疆當然有人選在內，即是已淪陷的區域甚至海外的華僑皆有人選在內。它的份子也是複雜到萬千，有社會名流，有學者，有各行各業的領袖，有各政黨的代表。這些人相聚一堂，背景各異，意見複雜，既不易統一，又難以控制，當然作議

長者非有蔣汪二先生的資望與威德不足以攝服。份子雖然複雜，中國國民黨員仍佔多數，其他各黨次之，大概除共產黨及某些少數人外都是贊助國民黨擁護現政府的，可算是國民黨的友軍，共產黨的人數較少，跟隨共產黨吶喊的也是有限的幾位「君子」。

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在漢口開會時，共產黨以外各黨的參政員都與國民黨聯合，共產黨迫於大勢也在會外先與國民黨參政員的代表接頭，據說當時代表國民黨的是陶希聖先生，代表共產黨的是陳紹禹，另外還有周恩來。共產黨口裏狂叫民主，其實是最不民主的集團，它對外叫喊民主也看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如果民主有利，共產黨是最民主的了，反之對他們自身無利，共產黨就不講什麼民主了。第一次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選舉時，共產黨自知選舉必定慘敗，事先向國民黨聲明避免選舉，改由議長提出名單，由參政員通過。他們不僅在會外有這樣的接洽，在會內還由共產黨的參政員首先提出此種建議，這是共產黨民主的特色。還有一樁值得一談的事，就是各個參政員無論來自什麼派別都是以國民的資格參加會議，惟有共產黨的參政員處處聲明他們是代表共產黨的。有人說這是他們故意掛招牌，也有人說是他們故意抬高黨的地位，造成合法政黨的既成事實。據參加參政會的人談稱，在會場中最惹人厭惡的是某些所謂「君子」，其次就是共產黨的參政員了。

參政會除了開會外，在第一次會後有所謂勞軍代表，第三次會後又組織川康考察團，都是閉會期間參政員的工作。參政會在開會時仍不免過去一般會議的惡習，是提案太多，談而不議，至於議以後是否解決，決以後是否可行，那又是另一問題了。據執斧君在一篇文中說：「第一次大會，會期十天，在十天中議決了一百三十六件提案，其中有政府交議者九，各參政員建議者一百十六，大會中臨時提出者九。這些提案未經全數公佈，內容如何，不能詳知，據出席的人說：「上自抗戰建國大計，下至一器一物之微，均有提案」，而這些包羅萬象，巨細靡遺的提案，只經過三天時間就統統通過，討論之迅速，決議之敏捷，恐怕是打破中外任何會議的驚人紀錄。所謂只經過三天的時間，因謂其餘的七天全為審查，報告，詢問，茶會中佔去了。議案這樣多，時間這樣少，也無怪在第二次大會時張伯苓副議長諄諄告誡「要把要緊者儘先討論，其要而不緊者後討論」了。

參政員的出席費月支三百五十元。

# 史太林治下的蘇聯

W. H. Chamberlain  
季剛譯

蘇聯對外的宣傳完全是受史太林統制的，這種宣傳，現在已不值錢了。最近莫斯科有些人說：蘇聯獨裁者殺完了他的朋友之後，現在要來處置他熟識的人們了。這一件事實，對於外國的共產黨，是很有可能影響的。在先前，只不過是餓死數百萬農民，或是將數百萬人禁囚到集中營去而已，所以人們用一句古話「不破蛋殼，吃不到荷包蛋」來慰籍，認為不犧牲一部分人，是不會使大部人得到幸福的，然而現在看來，這句話已失了它的力量，因為目前這個蘇聯革命的鱷魚，已對它親生的兒女，也顯出饑涎欲滴的神氣了。

最近蘇聯史太林派的宣傳，已無甚光彩，那「民治」的新憲法剛出現的時候，備受歡迎與喝彩，因為它應許有種種的自由給蘇聯公民，然而當公民要享受這些權利時，政府竟用巧妙的恐怖手段來對付他們，新憲法亦不過耳耳，所以從前的彩燈現在是沒有了。

國外的史太林派宣傳者，也因為長期屠殺而突然降低了。許多悠久而忠實的蘇聯的擁護砲臺，也出奇地停了開火，一個善於描繪的歌頌蘇聯的作家，是一個最忠實的蘇聯信徒，最近也私地裏對人說：「兩年來我沒有說什麼蘇聯的事情，你看，中國與西班牙比以前更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他們却老是死刑，死刑（被殺的人極多，而且都是意外）真有些難以解釋。」

雖然這樣，可是蘇聯的朋友們，却還有一道最後防線，因為他們不願意完全失却對史太林主義的思想與情感。這道防線就是很巧妙的，認為蘇聯目前的每一件壞事，都是承受沙皇的可怕的設施的餘波，而且究竟溫和得多，譬如說，蘇聯目前的食糧，衣服與房屋，都感到惡劣與不足，然而他們會說沙皇治下的人民，究竟遠不及現在，另外還

有像大屠殺，強迫勞役，飢餓政策，檢查政策等，凡是不能證實社會主義政治所預期的幸福者，都用這理論來自慰。

我們常常可以讀到那種假定的記述蘇聯的文章，說沙皇治下的蘇聯，是一片滿目淒涼的荒野，統治階級患着虐害狂的荒淫無度，整日豪飲，無情的鞭子打在農奴們的背上，這種記述，似乎可以相信，這實在是因為世人對於蘇聯的歷史太少認識的緣故，我們除幾冊專門的紀事外，幾乎讀不到真真可稱蘇聯歷史的書籍，一般人看來，革命前的蘇聯，只是一個很模糊的地方，有帶着枷鎖去西伯利亞的流犯，有襲擊雨雪所困的行人的豺狼，有暴動的暴徒，有困苦的革命黨人與殘忍的警士以及偵探間的駭人聽聞的搏鬥。

我不是想說沙皇時沒有此種情形，可是因為這種情形是作爲了蘇聯革命的背景而特別爲人誇大了。沙皇在建設方面的成就被人太忽略了。正像蘇聯現在的成就爲人過於重視一樣。戰前蘇俄的政治與目前的蘇聯獨裁政治，沒有人作過一個對比。「可怕的依凡」有他的特殊的創子手，人家說 Oprichniki 專幹殺人勾當，在我旅居蘇俄時，讀到克利契夫斯基的著作，便常常預料到 G P U 的第二步是什麼舉動。在我著的「蘇聯的鐵器時代」中，有一章是列舉沙皇政權與現在政權的相似之點，搜集的材料已很多，爲了要獲得更強有力的令人相信的對比，所以我有時不得不深入中世紀的偏僻的角落裏去。

現在這些大屠殺，大規模的強迫勞役，以及無孔不入的恐怖的偵探，以及令久居蘇聯的外國人深惡而痛絕之一切事情，難道是遺傳所創造出來的嗎？將每一個蘇聯目前的兇惡手段都含糊地歸罪於沙皇的恐怖政策的遺毒，是一個適當的說明嗎？史太林的謀殺紀錄比之



尼哥拉斯第一和亞歷山大第三是怎樣呢，這是兩個較近的沙皇，是以剛復嚴酷著稱於世的，如果把沙皇時代與現在來比較一下，真需要一冊很厚的書呢。然而我們只要抽出一點，像政治的壓迫，司法行政，選舉與出版的自由，藝術與文學的檢查，以及食糧衣服的供給的事實來，也許已經可以來一個毫無錯誤的回答了。

沙皇時代和蘇維埃政權都受到恐怖主義的襲擊，前者更比後者來得多。可是在這些襲擊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對照。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長官木西烏利茲基，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所槍殺，同日，列寧在莫斯科又被另一黨人槍傷，於是政府就從彼得格勒的牢獄中提出五〇〇以上的囚犯，加以槍殺。而被槍殺的沒有一個是與暗殺事件有關的。這一種同樣性質的屠殺，在蘇聯各處推行着，不過規模略小些，而且這許多事件中，連被害者是什麼罪名的藉口也沒有，任何一個囚犯都可到劊子手的手裏去，任何有地位的或受教育的人，很容易被關到牢獄裏去的。

這種不分皂白的屠殺，是用來報復恐怖主義者的襲擊的，一九三四年基洛夫被暗殺後的大屠殺，是足以注意的好例子，據公報所載，有百三十三個囚犯作為獻給基洛夫的犧牲而被處死刑。然而在這百三十三個之中，只有十四個——兇手在內——是被控同謀於這件暗殺案的，其它的人，所以被處死刑，不過是對蘇維埃牢獄中那些不幸囚犯的一種恐怖的報復手段而已。

關於蘇維埃對付真假恐怖主義者的手段是如此這般。那麼「血腥的沙皇」對付同樣的恐怖主義者的行為又是怎樣呢？暗殺亞歷山大第二（他是廢止農奴制度的沙皇）在沙皇政治的方面看來當然是一件重大的罪過，至少跟在蘇維埃立場方面看殺死烏利茲基或基洛夫的案件相等，然而處死的只有五個人，而且都是毫無疑問跟暗殺案有關的，既無屠殺獄中有嫌疑的革命黨人，也無牽連數年噶嚕嚕的現象。又如亞歷山大第一死後，十二月黨員利用機會煽動聖彼得堡的警備隊叛

變，那時政府的鎮壓手段也來得和平一點。也只有五個人被處死刑，另外參加暴動的都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可是蘇維埃政府比這情形輕微得多的事件，也把許多人送到同樣不愉快的地方去。普希金能够出版一首同情於放逐的十二月黨人的詩歌。然而目前的蘇聯，絕不能出版什麼歌頌那些托洛斯基派的東西了。

許多共產黨之徒為史太林處死，他們這些事情，在沙皇政治與史太林政權之間，可供些有趣的對照，李可夫與布哈林，契諾維夫與加美尼夫，加拉漢和葉諾基茲，都是革命前警廳記錄中的老罪犯，他們的革命目標是推翻帝制，倘然史太林式的司法標準應用在革命前的當時，那麼他們早已全被處死了。而且後來的布爾雪維克的革命領袖，也都被處死刑的了。

更感到有趣的，是史太林自身的事情，他曾參加過著名的劫奪底夫里斯國家銀行的案件，當時因投擲炸彈，死傷極多。史太林前後被捕五次之多。可是每次放逐出去，總因看管鬆懈，而他逃出來重行繼續工作，這就可使我們料想到多少要陰謀推翻史太林的人，能够照樣被捕而脫逃一兩次呢？

列寧的經驗也很有趣，他的哥哥因參加暗殺沙皇亞歷山大第三而被處死刑，照蘇維埃的行政，那麼政治犯的親屬均係連坐，如果如此，那末列寧也就此完了。可是他戰前，還能進聖彼得堡大學以求進取，照他的妻子的回憶錄上看來，他曾因革命活動而被捕兩次，然後他的待遇並不壞，同那些在蘇維埃政權下控有「反革命」行為的公民，立刻遭痛苦役與減糧的人，真有天地之別呢。他在牢獄裏受政府供養，而寫完他論述蘇俄資本主義發展的著作。——在放逐西伯利亞的第二次判罪中——他可以研究，可以寫作，他可以發表革命的理論且打獵釣魚以自娛。

以人身的保護法令的目標來說，沙皇的政治是粗暴，令人氣悶，令人難受的。然而與列寧和托洛斯基所定的特殊法令（史太林更將它

，發揚光大）來比較，那變沙皇撲滅政治反抗的方法，是溫和而有靜，雜亂而無效果。

在蘇聯目前的選舉中，只有史太林的一票可投。沙皇時的選舉制是斷斷得很壞。然在選舉國會議員時選舉者至少有一點自由的選舉權。在國會裏，有幾個布爾雪維克的代表發表演說，常常是那放逐中的列寧所寫定寄來的。然在目前史太林治下的議會中，如果有一個代表發表一篇托洛斯基所預備的講稿，那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了。

如果拿思想與言論自由來比較，也可得同樣的對照。革命以前的俄國人，他每天所讀的報紙，它並不天天對沙皇歌功頌德的，也不大聲喝彩，稱頌俄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是何等較優於任何國家。雖然對有許多多的問題，不得不小心處理，可是他們可以表示編者對於當前政權並不滿意，而且有幾個用婉轉的筆法來將他們的評語傳達給讀者。然而在另一方面，蘇維埃的報紙上，我們找不到一些個人意見的地方，不論是莫斯科，底夫利斯或是海參威出版的，只是要是蘇維埃的報紙，總是千篇一律的思想，這種單調真令人討厭，正像一張舊留聲片反覆地奏着同一曲調一樣。即使有少數共產黨人，發表了一點編者個人的意見，而且是機智博學的像拉第克，布哈林，坎米尼夫等，然而他們都毫無例外地遭了毒手。

檢查文學與藝術的沙皇的鞭子，也遠不及蘇維埃的毒鉗。戰前的檢查是笨拙而惡劣，是有意挑剔然而和蘇維埃的思想統制比起來還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他不過是純粹消極性質而已，的確，戰前作家不必以沙皇制度完美無匹的思想作為藝術的基點，今日我們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託依夫斯基以及郭果爾的作品，決不會說沙皇時代的俄國是一個特別幸福而繁榮的國家那樣同一的觀念。在他方面，蘇維埃的作家都是蘇維埃作家同盟會的會員，他們必須贊同文學創作的無意識的標準：

「凡藝術意味極高之創作，必須充滿國際無產階級的英勇鬥

爭，充滿社會主義偉大的勝利，且反映共產黨之偉大的智慧及英勇。」

這不是空洞的條文，檢查員在四面留心着，另外的文人又加妒視，警廳更永久地監視着，如有一點不合於「共產黨的偉大的智慧及英勇」者，便加處罰，老黨員亦均為逐出黨來，一期期的清黨運動，在文學陣線亦猛烈地推行着，有些蘇維埃的領袖作家，利用他們與秘密警察間的秘密關係，而壓迫其他的文藝人，有時拿自己的劇本，強迫不情願的劇團演出，這種情形在戰前的檢查紀錄中，是找不到的。也許最能說出蘇聯目前文學界情況的，乃是一個參加蘇維埃作家會議的代表所說的一句很率直的話，當時有人問他為什麼幾年來沒有作品出版，他說：「外面有殺戮團時，你自然不願走到街上去了。」

外國的遊客，每逢有什麼物品顯然缺乏，或是什麼物價忽然狂漲起來時，自然不免要吃驚而感不快，那時，久經訓練的蘇維埃的導遊者，乃用老套的話來解釋「呀，你想想革命以前的人民真是貧困得可憐呀，於是輕信的遊客便安心下來，以後他遇到跟他一樣引起懷疑的人，他就立刻將這句話轉告他，然而這種宣傳正像蘇維埃其他的理論一樣，用事實與數字來一證明之後，就會完全失去力量了。最近莫斯科有一個通訊寄來，是將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七年的工資與物價，作一個比較的。

建築業(月薪, 盧布計)	一九一四	一九三七
機器業(又)	四六, 八〇	二二四
	四〇, 五〇	二四〇
黑麵包(物價, 戈貝計)	一九一四	一九三七
	六	八五
豬肉	五九	一一〇〇
乾酪	九八	一四八〇
牛油	一七	二〇〇〇

牛乳	一四	一七〇
棉布	一一一	一一〇〇
男鞋	一一〇〇	二五〇〇〇
男鞋	四〇〇〇	八九〇〇〇

照上表看來，換一句話說，就是手工工人（這是比用腦工人或農人較受優遇的一個階級）的一般薪金，比戰前增加了五六倍，然而食品與衣著，與戰前比起來，則增高十二倍到二十倍，棉布竟增高六十倍，所以一個普通人的飽食機會，在落後的沙皇治下，顯然是較優於目前政權的管理之下的。

我並不希望以懷古的幽情來寫一篇舊俄理想化的生活。這工作要讓將來的俄國人自己去做，因為清黨以及時間會慢慢的在俄國的作家們的心裏造成一個新的觀念的。使他們覺得舊俄是一個快樂而廣大的，又是遼遠的時代。這正像美國小說讀者看南北戰爭以前的南部一樣。沙皇政制在歷史的法庭上接受了判決書，也許他最大的罪名，就是多方面助成了共產主義勝利的出現吧。

拿沙皇政治來作為替史太林政治辯護的理由，那實在是對於俄國歷史的一種淺見。從十九世紀初葉到革命，那五位統治俄國的沙皇的殺人紀錄，是遠不及史太林的。除了遙遠地回溯到患着好殺狂如「可怕的伊凡」之外，在蘇俄歷史上已尋不到第二個對手了。自伊凡以後，史太林那種有計劃的殺死最密切的友人與同事，是沒有一個沙皇或皇后可以比擬，如果沙皇像史太林一樣地來比一下，那麼應該殺死他內閣的大部人物，著名的將軍，以及外交人材與工商業界領袖了。然而自從一六一三年羅曼諾夫即位以後，在蘇俄歷史上，就沒有這樣的大屠殺了。

而且沙皇有不及史太林的地方，那就是殺人的巧妙的藉口，在沙皇時革命黨人所犯的罪名，是使人相信而且容易懂得像什麼暴動，秘密開會，散播違法著作之類。然而我們沒有聽到過什麼（更不知他們曾經自己招認）將毒藥放在沙皇所吃的湯裏，毀壞火車，放火，以不同種的牝牛和牡牛交配，把微生物傳染到蠶身上，使蠶不能結繭等等古怪的罪名，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史太林的不但殺人紀錄比前輩的帝王來得多，而且那種想像力也更玄妙了。

自然沙皇的專制政治是助長了蘇維埃政權的客觀條件。在那「血腥的星期日」一批游行示威的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然當他們走近王宮時，軍隊就開槍掃射，然而一九二一年的克令斯坦地方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今日極力斥責史太林壓迫勞工階級民主政治的託洛斯基，當時會親自負責處殺克令斯坦脫的工人與水手的運動，而他們是要求以自由來代替蘇聯的共黨獨裁。屋克拉那（沙皇的祕密警察）是G.P.U.的前身這正像沙皇時以暗殺罪名，而蘇維埃以怠工罪名的情形一樣。

然而恐怖政策是有着他的相對性，正像物理一樣。無論根據任何一點說來，史太林的暴行，是遠勝任何一個近代的沙皇。事實證明，幻想的革命熱狂，是人類熱情中最富於破壞性的東西，這並不是第一次的解釋了。我們的確可以說，目前蘇維埃的政治的基本性質，是將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全集於一個獨裁者的手裏，這情形已遠遠超過沙皇政治的極端主義，沙皇政治比較後來者為文明了。像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史太林那樣有計劃有組織的饑餓政策，即使沙皇想做，然也缺少那種經濟的手段呀。

而且在戰前俄國政治舞台上占有相當勢力的受教育階級，已全為大革命所摧毀。他們大部分是侵染了自由與人道主義的思想。這是一半得自西歐民主治國，一半得自本國的託爾斯泰以及其他神密學者，哲學家的影響，然而他們大為削弱，有些被殺死，大部是被放逐在外。幾次大獄，已殺盡了共黨中受過西方教育的智識分子，戰前的工程師，教師，律師，醫生等，都帶一點西歐人文主義的文化，然而已全為目前蘇聯較為年輕的史太林派（是吃清黨鮮血所長大起來的）看成迂腐不堪的東西。正像古時土耳其的暴戾的禁衛軍看十三世紀意大利聖湯姆麥斯奎那的修身哲學一樣。

因此為蘇聯辯護，說蘇聯的暴行，全是沙皇時野蠻政治的反映，而且說是比以前溫和了些的那些鬼話，看了這兩者間對比，就會站不住腳的。如果我們多研究史太林的事業與政策，那麼就越覺得他的前輩的那些沙皇們的評價，實在可以說是文明自由的保護人了呀。

## 法蘭西共產黨的末路

淡德三郎著  
耀華譯

本文爲作者在改造二月號歐洲動亂之若干考察中之一節，全文過長，下期本刊發表，本期先登載其第一節——編者

成爲第二次歐洲動亂之導火線的八月二十四日的德蘇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後，首先遭遇最可悲的命運的，是共產國際支部法蘭西共產黨。自去年秋間，法國的人民陣線運動雖云瓦解，共產黨依然在國會中占據七十餘席，擁有二十餘萬的黨員，根深蒂固的蟠據於工會，所具的政治社會的勢力猶不可輕侮。不寧唯是，其勢力，尤以本年三月德意志併吞捷克斯洛伐克以來，反呈擴大強化的趨勢。這就三月以後幾次補缺選舉的投票的結果即可窺之。而相反的一方面，法蘭西社會黨（第二國際）的勢力，則因共產黨的抬頭，頗有遭受壓迫之概。

儘管人民陣線日趨凋零，法蘭西共產黨的勢力反而伸張不已，其主要原因，蓋在於其對外政策，吸引輿論大見成功這一點。

去年九月德意志攫併蘇臺德區之時，始終一貫主張對德強硬論者，即爲共產黨。他們痛詆達第政府的對德讓步態度，認爲是出賣法蘭西，以致此對外政策的政府（急進黨）與共產黨之歧異，遂成爲人民陣線決裂的直接原因。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與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合流，認共產黨爲戰爭挑撥者的政府及右翼諸黨的對德讓步，却博得了「一般的擁護」。簽署了慕尼黑協定歸返巴黎的達第總理，且被當作「挽救和平的人」，凱旋將軍似的大受歡迎，自飛機場以至官邸的數千米的路旁，蔽滿着因化干戈爲玉帛喜極而落淚的男女老幼的隊伍。在輿論這樣極力擁護政府之前，社會黨亦終於不得不追隨政府之後，惟其馬首是瞻。

然而此不過半年，整個捷克歸入德意志的手中，接着美米爾又合併於德意志，且當此全歐鼎沸之際，連阿爾巴尼亞亦給意大利軍隊占領而去，於是對於慕尼黑協定的輿論的感戴，立即冷退，那是勢所必然的。至此，曾經攻訐共產黨爲戰爭挑撥者的政府及右翼諸黨，對

此炙手可熱，旁若無人的德意志的行動，就是從對付輿論的手段來說，亦不容再磨績慕尼黑精神了。於是組織「和平戰線」以制止德意志的貪得無厭，正和英國同樣，在法蘭西，亦成爲領導全輿論的口號了。此後便是英國與波蘭成立互助條約，法波互助條約再度被確認；接着，英法復給予羅馬尼亞、希臘、土耳其諸國獨立保障；在這期間中，爲了使這「和平戰線」更加完備起見，英、法、蘇三國間且進行着交涉，更是人所共知的。

對於這樣的英法的「和平戰線」政策（由德方說起來，是「對德包圍政策」），共產黨既自以爲惟有自己才是愛國運動的先驅，不消說，自然給予全力的支持了。尤其是當英、法、蘇的交涉遲遲不前，他們認爲完全由於英法當局缺少誠意，而嚴于督促其從速承認蘇聯所提出的條件，俾便結成英、法、蘇三國同盟。

自三月迄八月末，共產黨似乎最爲得時。人民陣線瓦解之後，一時陷於衰落的黨勢，至此乃重見恢復，甚至且反呈伸張的氣勢。與此相反，去年來對於對外政策抱非常曖昧的態度的社會黨，則因黨內派別鬥爭之日趨激烈，黨勢卒致異常不振。政府和右翼諸黨，對於共產黨此種老是以愛國者自居的得意洋洋的態度，內心自然不由不酸苦，可是因爲在對外政策這一點，表面上是站在同一大纛之下，終於亦無可如何。

共產黨尤其臻於得意之絕頂的，是在七月末以迄八月中。事之起因是這樣的。七月十三日，「時代報」的報道部長俄班及「策士報」的廣告部長霜累二人，因德國間諜的嫌疑被捕於憲兵隊，該項消息發表於七月十四日的各報。政府亦旋即發表通告，謂已發覺了廣汎的間諜及宣傳組織；但同時却又頒布禁止此後關於該事件的刊載的命令。

以愛國者自居的共產黨，認此舉為遮臭掩醜的處置而加以非難，連日陸續對政府作猛烈的攻擊，指責政府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處置，得無是意在防止事件波及內閣，其言外大有暗示政府中有一部分抱親德傾向之意。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所載的此類記事，屢次揭露上述的俄班及霸累二人的行為大足為證，因此被指為違反七月十四日的禁止令，執筆該報主筆瑪佩氏遂為檢察官起訴，於七月二十八日送入巴黎輕罪法庭受審。共產黨認這次的起訴，係自來被視為閣內親德派的代表彭內外長強迫檢察官執行的；力辯關於俄班及霸累二人的記事，早已刊載於七月十四日各報，共產黨絕未摘發任何新的事實，而主張自己的無罪。像這樣，此次的審判，宛然是共產黨在對政府抗爭，使全法蘭西的視聽都集注於此；而審理的結果，以起訴的理由不足，被告瑪佩卒被宣告無罪。共產黨至此愈加趾高氣揚，愈自以為是愛國主義的戰士，而在自由與民主的徽幟之下高呼着膺懲德意志，一時大有指導全輿論之勢；不幸正當其得意忘形，傲視一切的時候，德蘇通商協定及德蘇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報，霹靂一聲傳來，這在共產黨，無異是獨劈華山似的，一刀將它剖為兩半。所有的報章載着里賓特洛浦外長行將赴莫斯科締結不侵犯條約的八月二十二日晨，只有共產黨的報紙對於此事咸守緘默，中此即不難窺知其怎樣的狼狽了。

德蘇不侵犯條約，被解釋為蘇聯默認德意志在波蘭自由行動的協定；於是對於蘇聯此種「背叛行為」的憤怒被煽揚起來了。假愛國主義之名風雲際會擁來的共產黨的人氣，一變而為對於該黨的憤怒。尤其是當整個輿論界沸騰之時，該黨猶思敷衍為不侵犯條約辯護，更加高揚了輿論的反抗。

一向憎恨着共產黨此種愛國者自居的氣傲的政府，自不肯喪失這大好的機會。於是八月二十六日以後，自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及

共產黨系的夕刊「太陽報」以次，全國數十家共產黨的地方報章，皆被命停刊，而從事販賣及發送共產黨刊物等工作的黨員，亦次第被捕入獄。對於政府此種斷然的處置，連一九三五年以來與共產黨有着同盟關係的社會黨，不但亦袖手作壁上觀，甚且採取讚許的態度。共產黨系幹部絡繹被驅出工會。共產黨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四面楚歌之中了。認清了這形勢的政府，且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卒於九月二十六日，向共產黨及一切共產黨系的團體（如蘇聯之友，犧牲者救助會，反法西斯婦女同盟，共產青年同盟，法蘭西處女會等）發出解散令，而頒定犯禁者處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禁錮。對於此舉，乃有七十名共產黨議員，在國會中，以「勞農議員團」的名稱結成交涉團體；但輿論視此種行動為叛逆法蘭西的行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共產黨議員的聲浪高徹雲霄，連社會黨亦隨聲附和。政府遲早發動某種行動，乃是勢所必至的（果然，十月五日起即開始追究舊共產黨幹部了）。

在差不多世界各國的共產國際支部皆被逐至非法的地下的今日，除了中國共產黨，連這幾乎可說是唯一的大眾團體法蘭西共產黨，竟亦瀕於覆滅了。法蘭西共產黨就是這樣給史太林的新政策擀了一跤。法蘭西的共產主義者中恨史太林切骨者大形增加，實不足為怪。對於史太林背叛了馬克斯主義，一轉而為賣俄的帝國主義深致不滿者，並非單限於法蘭西。其他各國的親蘇論者之間，亦正方興未艾。史太林因其德蘇接近政策，而致喪失了不少國際上對於共產蘇聯的同情，那是毋庸置疑的。問題祇是在史太林所得是否已償且能償所失這一點。

# 希特勒誤算乎？

譯自中央公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號

清澤潤著  
楊衍瑞譯

吾人欲判斷他人行事之理由適合與否，即所謂判斷希特勒之此舉果爲誤算與否，惟有俟諸將來之判斷。今試假定希特勒之戰爭，若能勝利，則今日所視爲愚蠢者，將來必視爲神怪；而德意志民族，亦咸托其庇蔭，以一區區之壤土；而得稱霸於世界矣。吾料至斯時，不惟不謂其引起世界大戰爲誤算，且將謂爲早已看透世界之變態而爲一個救世主也無疑。

又試假定彼所取之行動，有不利於德意志之民族，然亦不能以此而一概指爲誤算，是蓋因彼或者抱有正確之認識，有不得不出此舉者，亦未可知也。蓋德意志有二可懼者存：其一則德意志受國際的包圍。此爲昔者畢士麥與威廉二世所曾竭盡死力以打破之者。其二則今之英國。在德意志之心目中，並不若是之懼法國與蘇聯也。被或者以爲法與蘇聯，皆不值一擊。其足與德意志爭霸者，惟一英國而已。況上所云之其一與其二可恐懼之事實，皆已向德意志逼迫而來，焉得不使希特勒，驚心動魄，投袂而起乎？夫所謂其一之事實，即彼英法之對德包圍陣線也。所謂其二之事實，即彼英吉利之着着在謀軍備之充實是已。

彼希特勒睹此現狀，乃不禁曰：此其時矣，此其時矣。戰爭終爲危險行爲，然夷致其實，不過食者與被食者之衝突而已。德意志之軍備，今已在最良之境域；此後雖依然擴充，然今日遲步之英國，已表示着着追上之姿勢。失今不圖，後悔何及乎？就英國之現有勢力而論，若德意志人之傳統的所確信之電光戰爭速戰即決主義，能繼續而行，則勝利固有充分之把握也。以上爲希特勒之思想，吾人不難於想像中得之。由是而論，則希特勒之果爲誤算與否之決定，至少限度，尙爲時期過早之問題也。

希特勒向來以無血之勝利自誇，此固爲衆人所周知之事實。彼常呼英，法，美之民主主義國家，爲餓血之戰爭者，意即謂自己爲和平之天使，而民主主義國家則專以挑撥戰爭，教導國民者也。換言之，即彼之爲人，實與普通人所對於彼之感想相反對，乃樹立平和之招牌以相號召者也。彼因民主主義國家之挑戰，而竟至於起戰爭，在彼自身亦認爲誤算無疑也。蓋彼本非贊成戰者，試觀彼於『我的奮鬥』論文中，竟發表德皇之以英國爲對手，而卒至於敗北之事實，言之毫無避忌，亦可知其用心矣。

吾人論希特勒之誤算，與其謂爲因研究政治的題目而錯誤，不如謂爲因研究心理的題目，而錯誤也。彼蓋爲一有能力而果敢之政治家，故抹殺一切之批評，而令其自由之想像，不爲外界之言所左右所阻撓也。但彼所作之事項，無不一一咸收實效。彼之左右周圍，無不贊同其考慮者，直至今日，並無一人向彼進忠告之言。如斯之人，豈係客觀的考慮事物者乎？

彼當向萊茵境界出兵之際，曾有以德國陸軍尚不足充當國內之防備而反對之者。但彼則謂法國到底無反擊之力量，故仍毅然斷行之，迨至卒收成效之日，遂博得德國內外之非常的喝采矣。

其次即爲奧地利之問題。奧地利之合併，本爲彼少年時代，初出鄉里當時之宿願。即於彼時，彼已抱定將來必於何時斷行之之念矣。乃直至行將合併之時期到來，而國內專門家之意見，仍未能趨於一致。希特勒睹此狀況，乃於事先，對德意志陸軍之內部，爲廣汎的人事之更迭，藉免臨時掣肘。蓋獨裁主權國家之人事變遷，本爲外間所不能窺知，外國僅傳出此爲與希特勒彼此意見對立之結果，究不知其因何故而出此也。未幾希特勒乃以如電光石火之手段，合併奧地利矣。



當此舉之驟然出現，曾獲得世界一致之喝采。

彼希特勒於事機之將來，特將其心腹安插於軍部，並全時認為有將外務省改造，以副國策綏一致之必要，故特排去常掌外交無用之專門家羅伊蘭，而將認識時局之李賓特羅甫置於外交之席上。是蓋因李賓特羅甫具有一貫之深信力，即深信彼民主主義之國家英法業到底無奮起之勇氣，以與德國為難者，且為主張是說最力者故也。

在去年九月慕尼黑之會議未開以前，希特勒深懼因蘇台德境界問題，惹起大戰之勃發，曾考慮及之。此時以一已個人所抱之確信，而對希特勒進勸告之言，謂英法絕不起者，即為李賓特羅甫也。英國政府得知此事之後，隨即轉知詹德森大使，使其忠告希特勒，聲明此為希特勒之重大誤解，若希特勒以武力併蘇台德於德意志，則英國絕不得不起而抗之云云，措詞至為強硬，大有聲色俱厲之勢也。

詹德森大使欲與希特勒會見，曾親至紐倫貝克，思有以直接交涉其事。無如為李賓特羅甫所阻，卒未之能逢。結果詹德森雖費去四日之時間，虛擲繼續之努力，到底未能得到希特勒之意旨而返。吾人今試翻閱昔日之當時新聞電報，便可以明瞭其間之真相矣。

希特勒，已看透英法無奮起之勇氣，恰遇此時大英帝國七十歲之老首相張伯倫手攜有名之洋傘，向新興之德意志元首年方五十歲的希特勒，一味的乞求垂憐哀懇和平，其至德國本土，不僅一次，竟達三次之多，希特勒之投與和平，狀態極其驕傲，若描摹畢肖，直如人之投物與犬耳。

且不僅張伯倫之屢來求和而已也，即彼人民之間，亦盼望和平之心理甚切。英法既蒙受所有之屈辱，國民似宜憤慨矣，乃孰知並不其然，非惟不怒而已也，甚且各界對於張伯倫及達拉第之返也，反在倫敦，巴黎，開盛大之歡迎會，一如感謝和平的救世主者然。對於由慕尼黑會議，乘飛機歸來之張伯倫，婦女大眾之間，無不感極而泣，以淚洗面對之，其一種真誠感戴之態度，已為之畢露無遺。假令英國道

於此時行總選舉，逆料張伯倫必占壓倒一切的勝利，此固無論何人，莫不異口同聲贊成是說者也。惟彼曾親自發表，此後不得將此感情作用，利用之於政治的事業云。

然則彼希特勒之由勝利高樓，下賭英法之萎靡狀況，遂得知其絕無奮起之勇氣矣。此等感想，能謂其無理由之存在乎？

於是歐洲政局之舞台，至三月十五日，遂進而達到德意志合併捷克之場面。蓋捷克者，本為希特勒在過去所屢屢保障其獨立之國家也。『蘇台德之宜合併於德意志，是為予（希特勒自稱）在歐洲大陸所主張之最後的領土要求』。斯言也，彼當慕尼黑會議之當時，已先看到而言之矣。

而況既無英法為之遮蔽，則德國合併之，有何不可乎？且強國之國民，即有優勝生活之權利，取而代之，於理毫無不合之點。夫妨害德意志之伸張於東方者，乃為英，法，好戰的表現。此即希特勒始終所抱一貫之論理也。其後果然德國斷然而行捷克之合併與斯洛伐克之保護化，英國除僅有不滿之表示與抗議而外，並未聞有其他之行動也。

其後尚未逾十日，而此燎原之火，已延及梅米爾矣。夫以向來成爲問題之梅米爾，其歸還於德意志，竟如斯之快速，此雖在我佛之慧眼，亦未必能察知之也。三月廿一日之夜間，立陶宛政府火速催促德意志接收梅米爾，觀其一種倉皇恐懼之態，一若已身之上，附有毛蟲，而欲速拂去之以免噬者然，其可笑也孰甚。然而此時之英法，除驚嘆坐觀之外，無他法也。

再次則為波蘭。彼希特勒三四年來，幾如以巨人而行闊步於大道者然，並未遭遇何等之障害，故其心理已與最初不全，是不難於想像而得之。此所以希特勒之行動，並非為政治的問題而為心理的問題也。

夫國內之言論，既被統制，外國之新聞雜誌，亦不能輸入。又對

於外國所來之通牒，亦置之而不發表。例如美大總統羅斯福於去年九月廿六日發書於各國之元首，希望將懸案諸問題，交付會議解決，希特勒對此會答之以書，惟對於此文書之交換內容，並未在德意志國內發表一切。其所發表者，僅為希特勒之關於民主主義國家排擊之演說而已。是此種言論統制，乃為最便於為政者之辦法也無疑。既為言論統制，則惟所欲為，一旦自覺有不合之處，無論何時，均得改變之。但此為麻痺國民一方的宣傳，且全時為政者之本身，亦有被醉之虞也。彼希特勒或不被醉於政治，而將中毒於宗教。所謂中毒於宗教者，即將以宗教之力而向麻痺國民之前途進行，是固難出吾人之意料者也。

希特勒對於波蘭之行動，絕不能謂其過於簡單。彼波蘭之軍備與國力，固不值德國軍隊的馬蹄之一蹴，然而英法後援波蘭之事實，不己遠於希特勒之耳乎？既聞此事實，而猶且置之不懼者，是蓋有故。不觀彼德國前此威廉二世之言乎？「英國乃為可以侮辱之小軍隊」，夫以小軍隊之英國，且處於遠方，縱令其來援波蘭之國難，亦猶之有人見遠方之火起，而謀往救者然，及其至也，而建築物已成灰燼，且火勢已熄矣，何益之有乎？今德伐波蘭，必以電光戰略而蹂躪之，英法縱然由他方來救，然以路途遼遠，加之遲疑既誤，早已措手無及，雖曰來救，亦止於徒勞無功而已，對此既成之事實，當然莫可如何，是即彼希特勒之豫聞英法後援而不懼之原因也。

希特勒因以此自信力，故雖聞英國之起，而德意志人並不驚恐也，又因其欲乘此時，與英國在世界爭霸，故亦未將其間開戰理由，向世界充分表白，以期緩和英法之感情，而表示和平之意也。

欲證明希特勒之具有以上心理，不可無二人到場，此二人為誰？一即張伯倫，一即墨索利尼也。

張伯倫最初信為希特勒之意志，在使德意志民族之大合同，非欲以武力制霸於世界。彼曾將此事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廿六日用無線電訴

之於國民之前，故於慕尼黑會議，為不得已之平和解決。然及至本年三月希特勒之合併捷克本國也，彼始認識希特勒為世界制霸之野心家，一方面與法國結軍事同盟，他方面復保障波蘭，羅馬尼亞之獨立，以免為德意志所覬覦。是即無異對德國設立「不可入此中」之懸牌告示。此為英國對德表示決意的第一階段。

此問題姑置勿論，且論其他，彼意大利之合併阿爾巴尼亞也，無論何人，皆信德意樞軸之間，在彼時有行動上之默契也。因此英法兩國政府，乃更將其保障擴大，以及於希臘與土耳其。同時英國艦隊更集中於科佛與東地中海，以備萬一。此為捷克被取消於地圖上兩個月後之事件，是即為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即彼英國之與蘇聯開始交涉，並非單為政治之協定。觀其由軍事最高當局間行之，已可想見其為對德戰爭準備之一矣。結果雖歸於失敗，然謂此舉為英國之本意，是固不能否定也。

第四階段，即彼英國之於本國公布徵兵制度，此事在德國方面視之，不過為小規模之滑稽事件，即日本亦為之冷笑不止也。日本本多熊太郎之演說詞云：「英國究竟何處為恐怖區乎？彼對於倫敦尙且無何等之保護空軍軍力，況其餘者乎？吾人試觀其對於陸軍，突於此時公布徵兵令，銳意進行，已可謂愚舉。甚至派大使至柏林，往會希特勒，聲言「汝若對於波蘭，不行溫和手段，則英國即將行徵兵令矣」云云，夫對於軍國老前輩之德意志，謂自己將布徵兵令，特欲以此引起彼之注意，豈非笑談乎？」（七月卅一日：日比谷公會堂演說會講演所載）豫料希特勒亦必與本多氏抱全樣之感想，毫無疑義，此即所謂相全傾向之頭腦，必具有相全之感想者也。惟欲依徵兵令而知英國懷抱之真意，固非研究英國國情者，不能明也。

第五階段，依英國國內之戰爭準備而言，蓋已無可被脅之點存。或者藉受威脅之其他口實，以刺激其國民之處，而事實則無之也。例如即以飛機而論，英國本年六月之飛機生產額，已將近九百架，蓋

已與德國相全矣。

一言以蔽之，即英國已經並無落後之事實是矣。至於如張伯倫所云，英國必須保障歐洲大陸某方面各國之獨立者，在歷史中並無之，此問題必成爲後世歷史家批判之種子也。大國因保存本國之名譽，對小國不得不負此保障獨立之義務，甚至因負擔此義務，而不得不出於一戰，凡此等問題之是否的批判，只有待諸將來，視爲後人之任務耳。吾人對於英國真意之所在，若以冷靜之頭腦，默審其事態，則其中之事實果如何，自不難明白之矣。

張伯倫之說，既不能行，繼又懇求墨索利尼登壇，以代張伯倫調和之任務。惟希特勒爲宗教的，而墨索利尼爲政治的，既爲政治的，則所看透者，當然常爲現實的也。

試就本年五月初旬，意大利與德意志結軍事全盟觀之，一似彼（指墨索利尼言），對於戰爭一事，已抱盛氣凌人之感，敢發引導之志者。然尙未曾逾一星期，（五月十二日）彼又在邱陵演說，謂在歐洲，並無任何非以戰爭不能解決之問題存在，是忽又否定戰爭之意也。此其發言之意旨，一半固係向性質粗暴之希特勒方面致勸告之意，一半亦係向英國方面致勸告之意也。

彼於既知英國之決意後，乃屢屢向希特勒致警戒之詞曰，「君宜充分注意，不可輕舉。」然因開戰前，有此屢屢之警告，而德意志與意大利之感情，遂至有如秋風吹落葉，而漸趨於零落破碎之感矣。此爲外間一部之傳聞，諒不虛也。

語此事實者，乃爲李賓特羅甫與齊亞諾於八月十一日在薩爾布爾格會見之時。此會合爲軍事全盟具體取決之所繫，（軍事全盟）既告成功，則其餘問題，似可順利進行，而毫無阻礙，乃孰知在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在此會合中，所討論之具體取決問題，竟不克如願進行。不得已二人乃於翌日，相攜而至柏爾希斯雅典，訪問希特勒，又復盡量討論各項問題。當日經過四五個長久時間之長談，尤須於翌日更有齊亞諾與李賓特羅甫之會談焉。

在此等會議中，所談者究係爲何，時至今日，尙未分明。然以意度之，必係德意志方面，只知一味向但澤市前進，而意大利對此，則堅欲止之，此說實覺信而可徵也。何以知之，此事即於意大利之直至最後關頭，亦即於德意志之侵入波蘭的前日，（八月三十一日）尙欲

以開五國會談，謀解決是問題也而益明矣。彼意大利若果真絕對充分支持德意志之立場，則國際會議等等當然爲不需要之問題矣。

其時恰值意大利將行陸軍大演習，而墨索利尼則突然中止之。英法目賭意大利態度之軟化若此，幾疑大戰之未必爆發，多有一時抱樂觀之態度者。在意大利方面，甚希望德意志於解決波蘭問題之時，同時解決突尼斯問題。但希特勒則專勞勞於自己之事，完全置此事於不管，此亦爲墨索利尼對德冷淡之一原因。但使墨索利尼不熱衷於德意志之最大理由，固在墨索利尼已得知德國之霸有但澤市，英法恐慌已極，若再有更進一步之行爲，（指侵略波蘭）必至有惹起英法起抗之事實故也。

彼墨索利尼者，想必適於彼時已思及本國有名政治家馬基阿佩利（Machiavelli），氏之名言矣。其名言爲何？即「汝絕不可與較汝國強大之國家戰，敗固不必言，縱令依他國之援助而勝，仍無異於敗也」云云。

彼希特勒此時胸中，無論對敵對友，均已無側耳傾聽之餘裕，腹內慾望之充滿，一如彼皮球之膨脹然，雖善於進言者，亦莫如之何矣。最初尙惟思及但澤市與迴廊二者如何處置而後適宜之問題而已，稍經時日，又復存德意志領之波蘭領土非到手中不可之志氣矣。

彼史丹林自思曰，予之伸足於東歐，此其時矣。蓋英法之所以敢強出頭於東方者，賴有蘇聯耳。德國苟一旦與蘇聯攜手，則波蘭即成爲無屏障之國，雖有英法，無能爲矣。然則彼希特勒自本年一月以來，其演說詞中，無對於蘇聯少施攻擊之點，並對之保守不即不離之風情者，即不外已考慮及此之故也。則至與蘇聯有不侵條約之締結，更進而向波蘭爲侵入之舉者，亦屬當然之勢也。

及至九月三日，英國有布告宣戰之消息傳來，彼希特勒究竟作如何之感想乎？此問題蓋爲世人所第一願聞者也。尤其在二十五年前之德國退位皇帝威廉第二聞知此事之時，必將大吃一驚而至身體麻痺莫能動之程度也。

就德意志民族之歷史觀之，彼希特勒之果爲誤算與否，乃後世歷史家之任務，予已於最初說明之矣。在後世歷史家考慮此問題之時，究竟有能使帝國主義者滿足者乎？抑否乎？以愚意度之，他日彼歷史家對此問題，縱無使帝國主義者滿足之點，或亦將曰，誤算者，乃爲對於冒險的英雄而糾纏之之必然產物，礙難避免者也。

## 歐洲戰爭之經濟的一角（續）

益田豐彥著  
陸譯

### 四

上述的諸種觀察，當然產生如下的結論。那就是，除却英，法本國暫置不論，全世界擁有龐大的自治領及殖民地，構成巨大集團的英，法陣營，無論是在原料資源，是在糧食方面，都比德意志具有超特的優越性。就是糧食自給率極低的英本國，其自治領並殖民地，亦有着很豐足的糧食倉庫。大不列顛帝國自來最感煩惱之一，據說便是本國和自治領，殖民地間的鎖鏈有鬆弛的傾向這一點。目前印度就有國民會議派不合作正在發動的政情不安，南非的一部分亦有反戰的潮流在澎湃激盪，而愛爾蘭則早就標榜着嚴守中立了。然而如果風傳現正在倫敦進行的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聯邦，印度等處的代表與本國政府當局的，關於對戰合作問題的折衝真的是順利無阻，那末，投身於長期戰爭中的英國，其對於原料及糧食的不安，或許就有某種程度的減除了。加以美國修正了中立法，其龐大而優秀的武庫與原料資源的門扉，亦特地廣為英，法開啟。

而且英，法戰時經濟的優點之一，就是原料及糧食的補給，較之處於戰爭漩渦中的歐洲各國所受到的威脅來得低微些。試根據一九三七年國際聯盟的統計（註）來觀察因戰爭而有招來輸入杜絕或困難之處的糧食及原料，英國是奶油七〇%（來自瑞典，立陶宛，拉脫維亞），雞蛋九〇%（波蘭，但澤），木材二五%（瑞典，波蘭，但澤），紙漿三五%（瑞典，立陶宛，愛沙尼亞，德意志），鐵及鋼九〇%（德意志），法蘭西則僅有紙漿一五%（捷克，立陶宛，愛沙尼亞，奧地利，德意志）而已，其他重要的原料及糧食，則皆由戰區乃至準戰區以外的地域供給。無論如何英，法的陣營，在支配重要原料與糧食的程度方面，因而在足以支持長期戰爭的可能性方面，都遠駕德意志

而上，那是相當明顯的。

註：據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ertain Raw Materials and Foodstuffs by Countries of Origin and Consumption, 1937.

成爲問題的，祇是英，法又將怎樣方能運用其自治領，殖民地及戰區，準戰區以外的原料資源與穀倉，以至特爲其廣啟着的美國的武庫。換言之，就是怎樣將它必需的物資，從世界各埠各港輸送至現正從事戰爭的歐洲本國的問題。

儘管海相邱吉爾頻發豪語，自戰爭爆發以來，英，法的商船屢成爲德意志潛水艇的犧牲，却是周知的事實。而且英國的造船能力，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又大爲降低；保有的船舶數量，亦相當的減少。據德意志經濟雜誌「經濟學報」(Wirtschaftsdienst)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行的一號引用勞合輪船公司的記錄，一九一四年年半英國擁有的船舶數達八千五百八十七艘，一千八百九十萬噸，而一九三七年半年，則僅有六千七百二十二艘，一千七百九十萬噸。此外，就不宜於輸送一般物資的特殊船舶，尤其是油船所占的成數比一九一四年年時大大增大的事實看起來，可用於裝運軍火，一般原料及糧食等物的船舶裝載噸數一九一四年頃推定爲一千七百四十萬噸，一九三九年則估量其不會超出一千二百萬噸乃至一千三百萬噸。此種估量是否完全可信，自難明瞭，而英國的船舶裝載噸數業已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相當減少，却是掩蔽不了的事實。

然而在他方面，大家都知道，今日船舶的速力，較一九一四年年時的，可就大爲增加了，這事實，正可估量輸送能力的增大；而在相反的一面，船舶的平均噸數從一九一四年的二千二百零一噸而一九三

九年的二千六百六十二噸的相當增加的事實，又不由不令人須充分考慮到其含有被潛水艇或飛機襲擊的危險率增大的意味。

倘如英，法海軍始終健在稱雄，可充分護衛其船艦不受德意志潛水艇及飛機的攻擊，那末，即使船艦裝載噸數相當減少，大概亦不至就在戰時資材的輸送上暴露巨大的缺陷的吧。在上述的德意志經濟雜誌同一篇論文中，曾誇稱英國商船被德意志潛水艇擊沉者，一九一五年為一百一十萬噸，一九一六年一百四十萬噸，一九一七年且達四百一十萬噸，一九一八年亦有二百萬噸，竭力企圖威脅英法的陣營。英，法不待說，自然亦努力講求萬全之策，務欲使此種威脅僅成口頭上的威脅，而德意志亦必同樣傾力以赴，將此類口頭的威脅真箇化成實物的破毀。所以兩陣營的對壘，在這局勢之下，無疑的，今後暫時必將成爲舉世矚目的一大奇觀。

據英國海軍省十一月六日的公布，此次歐洲戰爭爆發以來，英國商船之成爲德意志潛水艇犧牲者，九月爲三十七艘，十月十八艘，共五十五艘，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噸，法蘭西船艦被害者，則九月一艘，十月六艘，計七艘，四萬七千九百噸，意在表示英國船艦的犧牲已漸次減少。這事實，是否真如邱吉爾海相所說，正說明着英國海軍防衛措置之奏效，還是不得而知。實情非待此後事態的推移和發展，殊難遽下正確的判斷。

##### 五

在別一方面，原料及糧食的獲得，平時即大大仰賴外國的德意志，其所受戰爭的打擊，自然非常重大。假如戰爭僅止於現在似的規模，北歐諸國，尤其是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的對德輸出，倘能不因英，法的謀略與壓迫而發生巨大的變化，德意志取得奶油，雞蛋，紙漿等物的情勢，大概就不至感到什麼重大困難吧。但據上述的國際聯盟一九三七年的統計所示，德意志輸入的小麥的六七多是由阿根廷，澳洲，加拿大及印度，玉蜀黍的七多由阿根廷，橡皮的九二，四多

由英屬馬來，荷屬東印度，錫蘭，法屬東印度及巴西，木材的九%由美國及法屬非洲，羊毛的六一%由澳洲，阿根廷，南非聯邦，英國，法蘭西及新西蘭，原棉的幾及全部由祕魯，巴西，美國，埃及，印度及緬甸，汽油的六二%由祕魯，中美，美國，伊蘭，及荷屬東印度，既鐵的五%由美國，巴西，英國，鐵及鋼的八六%由比利時，盧森堡（註一），銅的七〇%由智利，美國，北羅諾夏，比屬剛果及英國供給的。從而此等物資的供給，陷于一部分完全杜絕，一部分幾乎不可能，乃是必然之勢。「經濟學報」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發行的一號（註二）即公然承認德意志與海外各國的貿易已完全絕望，而力主以振興與東方諸國（蘇聯及東南歐諸國），北方諸國（斯干的那維亞）及西方諸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意大利）的貿易來填補這缺陷；這事實，正坦白的在表明戰時德意志的原料糧食荒，同時亦正暗示着德意志今後所應展開的對外謀略的方向，實是大可注意的。

註一：比利時，盧森堡輸出於德意志的鐵及鋼，大部分是以法蘭西爲原出口國。

註二：Wirtschaftsdienst: Ansehenhandel mit Neutralen

關於原料及糧食的補給問題，德意志所仰望於蘇聯者既殷且巨。然則蘇聯果能副此德意志龐大的期待嗎？

德意志原極缺乏原料，農業亦很難說怎樣隆盛。取而代之的是以高等的技術及勞動力爲背景的優秀工業。蘇聯則擁有殷盛的農業與豐饒的原料資源。二國之間，就是這樣備有各有短長，有無相通的自然條件。然而兩國亦確已發生企圖克服此自然條件的運動了。那就是蘇聯雷厲風行的工業化運動和德意志的獨裁政治運動。近幾年來德，蘇貿易的萎縮，其原因之一就在這裏。現在即使突然逾越此重障壁，而振興起物資交換來，蘇聯亦未必就有大量的過剩物資。因爲蘇聯的計劃經濟，乃是豫法國內的供求而樹立的，其所以生產出口物資，目的不過是在獲得迫不得已的輸入資金而已。

（未完）

## 答日記者問 (一月廿日中華日報)

汪主席一月十九日在愚園路私邸，接見同盟通信社，東亞部長橫田實氏，就將來新中央政府成立後之對內對外政策，中日國交調整根本方針以及其他當前之各重要問題，作如左之問答。

### 一、對內政策

(問)聞中國新中央政府，不久即可改組成立，將來新中央政府之對內方針如何。

(答)關於對內方針，可區分為「個別的」與「一般的」，兩種。先言一般的，一為反共，二為建國。第一反共，係消極方面，而其必要工作，則為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之互相協力，一掃西安事變以來之容共政策，並確立一新的政策，第二建國，則為積極的方面。就此方面而言，則必須普及一切部門，建樹新的方針，余本人之信念，則願適應現在之環境，而逐漸實行局部的反共建國政策也。

至對內方針之個別的問題，則擬待青島會談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成立中央政府，以統一的新中央政府來擔當政治。

重慶方面如固執其抗日政策，自然成爲實現全國和平之障礙，然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在其範圍之內，和平總可以實現。吾人蓋在此處從事局部的和平，進而謀全國和平之實現也。中國任何人民，均欲得合乎正義之和平，苟吾人實現之局部和平，足以昭示國人，則過去雖同情重慶方面之抗日政策者，亦將翕然前來，加入我方，蓋人民係目睹正義和平實現之可能，而欣然加入我方者，故重慶方面，雖阻止之，亦必將無術可施也。

### 二、對外方針

(問)新政權之對外方針若何。

(答)最重要者，爲日本外交方針，與新中央政府外交方針之一致。際此歐洲情勢複雜已極之現在，貴國外交雖甚微妙，然貴國外交之根本方針，則大體可以判斷得之。中日兩國之共同目標，爲求東亞和平之實現，故在外交步驟上，亦自然一致無疑也，對蘇問題以及對英美法暨其他第三國之外交問題，亦將根據此共同目標，與日本採取同一步驟也。

### 三、中日國交調整問題

(問)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則最先發生者，爲承認問題，隨之發生交換大使，訂立條約等事項，先生對此問題之根本方針如何。

(答)中日間之關係極簡單，不外根據近衛聲明，而圖其實現而已，但其間不無發生困難之處，蓋近衛聲明之根本方針，雖已決定，然當其具體表現之際，對於某種事項，日本國民或不滿意，而對於其他事項，中國人民表示不平，亦未可知，然兩國人民互以誠意考慮兩國前途，一致協力，則問題之解決，並非不可能，至於承認之問題，亦頗簡單，新中央政府係原有之政府，不過更新其內容而已，並非新國家或另新政府之成立，貴國當然派遣大使來華，據所記憶，川越大使已經辭職，然則新任大使當然攜帶國書來任，如川越大使尙未辭職，則不過返其原任地而已，故不必帶國書來任也。

### 四、抗日教育之是正

(問)新中央政府將如何教育中國民衆，而新中央政府之教育方針如何。

(答)余前年離滬最後一段，謂「確立中日永久和平，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侮辱侮華之傳統思





# 和平運動經過

(一月廿四日中華日報)

林柏生

## 一、和平主張

本黨先總理孫先生，當第一次歐洲大戰，英國勸誘中國加入協約國參戰時，曾宣言中國並無任何援助英國之義務，世界各國中，可與中國提攜者，第一是日本，第二是美國。其後孫總理至神戶，即發表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有名的演說。由此看來，不論國際情形如何，中日提攜於國民黨的永久不變之政策。真正繼承孫先生之信念及政策而且身體力行的，是汪精衛先生，汪先生當滿洲事變擴大時，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部長之資格，負責締結上海停戰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何應欽梅津協定，當時在汪先生心目中，希望由局部的暫時之安定，進而謀全面的永久之和平，以達到在東亞大陸上建設永久和平之目的。此種真誠的愛國主張，遭受激烈之批判與攻擊，終至汪先生不得不離職出國。如此，和平運動與汪先生之出國同時墮地而盡。中國國內為青一色的抗日氣象所掩蓋，結果人民戰線一派活躍，更進而至於為共產黨窮途之盲目的抗日。

## 二、繼續潛行運動

汪先生在赴歐洲之船上，接到了西安事變勃發之報告，應同志之請求而急遽歸國，但為時已晚，事情已到不可挽救之地步了。汪先生以為中日戰爭之結果，中國必敗，而為戰勝國之日本，亦以不勝巨額之消耗而衰弱，東亞就永久不能脫離歐美之束縛，尤其是中國必然淪於為歐美的殖民地之地位，在汪氏引導下之和平運動，當時雖為潛伏之行動，但其工作着着進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中日事變漸演進至於嚴重的段階，周佛海梅思平等，為建設新東亞之故主張排除抗日主

義，實現中日之和平，以收拾時局，因從事糾合部內之青年文官層，以期達到此目的，至同年十一月中旬，始與日本之同志，取得連絡，而得到日本方面同志之對於本運動不惜作積極的援助之諾言。

## 三、脫離重慶

汪先生從南京而漢口，更轉往重慶，跟每次之戰敗退走而改變其居處。其間已看清楚了軍事獨裁者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孤注之一擲，已無法轉換其方向。遂決意出國，擬在國外唱導公開的和平，企圖由中日兩國和議復交，以共同確立東亞之和平。汪氏於十二月脫出重慶而至河內。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所發表關於調整中日新關係之聲明，汪氏認為該聲明不是要使中國亡國的，故於二十九日發表關於反共和平之聲明，而宣明其主張。爾後汪氏留於河內，指揮國內漸次來參加之同志，而專心致力於工作之進展，但重慶方面之壓迫，日見激烈，親信之會仲鳴先生遭遇暗殺，才覺到滯留在該處之危險，乃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從河內出發，五月八日抵上海。即以此地為此後工作之根據地。

## 四、訪問日本

到了上海之後，汪先生深知今後之工作，除先與日本取得緊密之連繫，而堂堂進行，以實現其所信之外，別無他路。故於五月三十一日，率同其幕僚周佛海、梅思平等，同赴東京，滯留二十日間，與平沼首相，近衛樞相，及海、陸、外各相會談之結果，得充分明白日本真意之所在，乃決計先樹立新中央政府，以為建設新東亞之一段階，對於和平工作之前途，懷抱了極大的希望，於六月十八日，辭日本而

歸國。

### 五、東奔西走

汪先生在歸國途中，順道赴北平會見王克敏等要人，又於歸上海後會見方梁鴻志等要人，作關於樹立中央政府之會談，並聲明須請其協助。此後，七月十日在上海復刊中華日報，或以廣播演講等，展開活潑之宣傳戰。汪先生繼又赴廣州，從事於華南及南洋方面之工作。八月十四日，離廣州重返上海。

### 六、六全大會

國民黨新生同志，在汪先生領導之下，於八月二十八日在上召海開第六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修正黨綱，從新確定內政外交諸政策，聲明下列幾個大方針。

#### 甲、和平

中日兩國之戰爭，事已如此，但不任其再行拖延，中國而不能支持戰局，必至滅亡。在日本亦不能免於國力之衰退，故必須確立和平之基礎，以打開戰局，而挽回兩國之危機。此舉當以民族國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行之。

#### 乙、反共

東亞的社會與東亞的文明，不容許共產黨之存在。而中國之社會的條件，必須根絕共產黨之侵略後，國家始得走上建設繁榮之路。此反共工作為中日共同之目標，正是不可不在精神及思想方面共同邁進的。

#### 丙、復黨

在軍事獨裁與共產黨的兩種惡勢力壓制之下，國民黨員失其自由，國民黨陷於支離滅裂而無所歸一之狀態。若長此任其自然，則黨將全失其作用，而不復能擔負恢復和平之責任。黨有與獨裁者同歸滅亡之危險。故復黨為和平運動必要之條件。復黨之唯一方法，即使黨在領袖汪先生領導之下，強化三民主義之新生同志，結集其力量，以共同執行黨之正確政綱，同時遵從黨的正確之方向，而前進發展。三民主義亦須適應於時代之進展準照總理原來之主旨，而予以修正。又

國民黨亦決定排除一黨專政及軍事獨裁，而與有共同信念之各黨各派協力，以當收拾時局之任。在訓政期間，應尊重各黨獨特之立場，但亦不可不加指以指導，以達到迅速進入於憲政時期。

#### 丁、建國

建國為全中國唯一之目標，復黨即所以使黨能夠擔負此種任務的。和平與反共，已為建國之偉業，而建設一條坦坦的大道。建國之軌道，為依據修正三民主義之方針，而建設一個民族為獨立自由的，民權為徹底普遍的，民生為安樂健全的近代國家。如此，汪先生新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而發令解散已為共產黨所奪的重慶偽國民黨。繼於九月五日，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一中全會）決定黨內各部之組織及宣傳並關於其他之各件。同時對於將與各黨各派協力的準備，加以討論。因之對於國民黨自身的項目，在國民黨方面所應取的準備，加以討論。因之對於國民黨已改組為純正國民黨，更生而成為構成新中央政府之一個有力的母體。

### 七、南京會談

汪先生於九月十九日起三日間在南京與王克敏梁鴻志會同商討關於開中央政治會議之具體的協議，結果意見完全一致。在各黨各派中，而於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之連綿，亦有順利之進展。無黨無派之各政治實業家，教育家等亦陸續參加。即本在重慶內部而來參與和平運動之要人，亦層出不窮。軍隊中大部份均派員與汪先生運動共同聯絡。由此可見，四萬萬人民是如何與汪先生之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相呼應的。此一見，與吳佩孚之關係。吳氏率先以和平救國為志，為和平救國會之首領，主持華北民衆運動，其工作在開封成立根據地，以收編雜軍為主，迨汪先生之奮起，謀和與合作，兩者會再三大。其所信之意見，惜於先月逝世，此誠為行將出現之新政府之一大損失。但深信有吳的一派，必仍能以吳之意見，在新組織中，繼續努力。

### 八、青島會談

當日本阿部內閣成立時，汪先生與日本中央部取得連絡之故，十月二日派周佛海赴東京。周連日與政府要人會談，再度確認日本國家之確固之決心，而欣然歸國。其後與日本政府之間，協議關於樹立中央政府之各種事項，得到了協調。故此大政招請臨時維新兩方之首腦者及蒙古代代表，來青島會談，關於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之事。

## 爲和平運動告國人

褚民誼

今天是民國二十九年新年的第三天，民誼首先和各位道賀新禧，在年初一那天，我也發表了一篇『希望於民國二十九年』的文字，諒來大家都已看過，現在想起前五天即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汪先生發表電的一週年，曾經汪先生廣播『電書後』的演詞，我們聽了汪先生的廣播演詞後，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動，所以如今我再和國人講幾句話。

和平運動的理論，和平運動的意義，我毋庸再對各位加以說明，那是各位已經都知道，因爲和平是全國人民的需要，是全國人民所熱望，因之，全國人民對於和平運動的認識，也漸漸的深切地加增起來。但是還有些人在心理上缺乏認識，理智上缺乏了解。現在要和各位說一說：

第一，有人以爲重慶政府的偏安，是可以

期待國際調停，這種國際調停並可以和我國有利，這是很錯誤的。各位知道，一切的期待於國際是靠不住的；自從抗戰以來，他們期待過蘇聯出兵，不但三個月沒有消息，六個月也沒有實現；後來張鼓峯衝突了，滿蒙邊境又打起來了，可是結果呢？張鼓峯事件日蘇妥協了，滿蒙邊境停戰協定也訂成了。不但沒有出兵，連牽制的力量和牽制的形勢也沒有了。他們期待過日本內閣政治以及經濟的崩潰，甚至期待過日本在一年內要發生革命，但是日本內閣更迭了三次，不但近衛聲明始終未變，國內形勢也很穩固，不但日本

經濟沒有崩潰，我們的法幣反而跌落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物價驟通貨膨脹而高昂，人民生活隨之而艱苦，重慶政府還把淪陷區內國人的生產品不准運入內地，不顧人民的生死，難道淪陷區人民死完了，再期待國際來哀憐，來調停嗎？他們期待過英法和蘇聯以經濟

援助來支持抗戰，我們演講過去實際上援助過多少，但自歐戰爆發以來，英法的經濟援助也沒有了，蘇聯更不必說，除了我國拿多少貨品去換多少軍火之外，不但沒有多拿出一些來，反而替牠們的『看門狗』中國共產黨提了許多要求，使得重慶政府打又打不下去，和又和不下來，這才是共產黨搗亂的本領，才是蘇聯唯恐天下不亂的大陰謀。他們更期待過美國出來調停，因爲歐戰後英法無暇顧及遠東，日蘇又有互不侵犯的傳說，美國是遠東最有利關係的國家，希望牠們出來做和事老，可是今天重慶說出口，明天華盛頓就否認了，弄得重慶政府當局哭笑不得。現在重慶政府連向美借款也失望了，日美商約的繼續又開始談判了，我們在這國際形勢當中，顯然

只有自己覺悟過來，謀取自己民族國家的生存，睦隣友好，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或許還有人說，我們應當靠自己力量拚力以博取最後勝利。我以爲固不論『抗戰到底』與『最後勝利』是對不對？我們只要閉目一思平心而問：我們能把日軍打出長江口去嗎？無疑的，二年多來的抗戰，既未收復一點一線，而且失地之多隨着時間而增加，難道地無可失，時無可拖的時候能高喊口號，能期待人家來哀憐嗎？哼！這只有亡國，只有做奴隸，所以重慶政府的口號是受共產黨挾持之下的亡國口號，決不能救國，決不能救民於水火。我知道各位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求和平，求生活的安定，但是如果希望重慶政府來期待國際調停是不可能的，我以爲雖然國際調停不是絕不可能，但有一個必要的過程和必需的要件，這就是日美的諒解，如果日美不能諒解，日美談判不能成功，以美國爲中心的國際調停是永不會來到，然而日美諒解之後的國際調停，試問能予我國以有利嗎？無疑的，不但不

會有利，而且會種下中日再度危險的種子。所以，時至今日，我們祇有在中日

二大民族的真誠覺悟之下來直接謀取二大民族永久的和平與福利

第二，有人以為蘇聯是始終幫助中國的，我們應當

倚靠蘇聯來博取勝利，因為蘇聯曾經幫助過我們革命現在幫助我們抗戰，在這義上，在事實上並不比其他國家幫助得少些，甚至以為與其亡於日本，不若亡於蘇聯。這種說法，我們固不忍說他是共產黨的走狗，至少是受了共產黨宣傳的迷，中了共產黨宣傳的毒。我們知道過去共產黨口裏喊着幫助革命，心裏確想奪取國民黨的核心，破壞國民黨的組織來替共產革命打算，這種陰謀被發覺了，他們在這利害關頭，就不顧一切來實行燒殺政策，囑媚於他們的老子蘇聯，替蘇聯作擾亂世界和平的先鋒。所以國民政府食都南京以有十餘年來，許多人責備牠沒有突飛猛進的建設，更沒有充分時間來建設國防，連續的發生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弄得國家內外交迫，是誰之賜？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共產黨十幾年來的搗亂，我們國家的建設，一切都已有相當的完成了。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以將潰滅的殘餘力量引致蔣介石投降，同時奉蘇聯的命令來從事於盲目的抗戰。在蘇聯想來，中國縱使損失國力十分，日本也消耗國力一半，到那時候蘇聯不但可以赤化中國，更可收國際間漁人之利。幸而一年來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和平民都覺醒過來，從事於和平運動，這才使

蘇聯和共產黨着了慌，蘇聯眼看在遠東的漁人之利一時不易達到目的，所以一面捉住蔣介石使他拖，使他不能和，一面又乘歐洲英法與德鬥的機會：煽動了歐洲這一次的戰爭，蘇聯不但與德瓜分了波蘭，又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置於保護國之下，這樣兵不血刃的坐收漁人之利，似乎比希特勒來得省力，史太林在興高采烈之餘，又掙大了他那只殺人的血眼，想攫取芬蘭了，然而蘇聯終於要碰壁的，你們看現在蘇聯的軍事在失敗中，自己的軍隊也在轉變中了。這

一來，史太林所自誇的紅軍實力如何，暴露無遺，而向來喊着援助弱小民族的口號而實行牽制弱小民族土地的

侵略野心也拆穿了。各位同胞！過去史太林命令中國共產黨把我們同胞在不安定的生活之中，現在史太林在歐洲所表現的又如此。你們現在該當明白，蘇俄為什麼在張鼓峯妥協，在蒙邊訂停戰協定的緣故了嗎？我相信現在每一個國人決不再有一些倚靠蘇聯的心理了，因為反蘇陣線的國際形勢又在復活了，蘇聯再也沒有和日本敵對的力量了。那末英法既無暇顧及遠東，蘇聯又是香囊之馬，美國的調停又不會實現，我們只有以全國人民的力量，從和平中求自己民族國家的生存和福利。

第三，有人以為國內應當團結，並希望由

重慶政府來擔當和平的責任，我們從事於和平運動只是在奪取政權，這也是沒有了解和平運動真相的一種錯誤心理。各位要知道，汪先生在離渝之前，曾經屢次建議和平，請電之意義也在希望蔣介石從速謀取和平，但結果是失望了。我們一年來從事和平運動，也無時無刻不在希望重慶政府和蔣氏翻然改圖，然而，我們迭次闡明過，重慶政府在共黨維持之下，中央同志已

無行使辭職之自由，所以我們才有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才有復黨行動，來行使國民黨的職權。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和共黨訂了密約，他自身已無主和之能力，上面說過，共產黨志在消滅中國，所以弄得打又打不下去，和又和不下來。但是和平是全國人民的需要，是東亞百年大計必有的前提，我們要打倒獨裁，實現民主，我們必

以全國人民的意志為依歸，所以我們喚起全國人民的注意，以全國人民的力量來救國，因之，我們從事和平運動。汪先生及其領導下的同志，過去都是中央負有責任，用不着另起爐灶。我們深切的認識近衛聲明「陸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的原則可以作

和平談判的基礎，以及「不割地，不賠款」，「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之獨立自主和行政完整」的表示，爲有和平誠意的，而且平沼首相曾說「我們要以王道觀念來代替功利觀念」；汪先生在「發電書後」的演講裏也說「我們現在求和平具體方案之實現」，所以我們必定要將和平具體條件交涉妥當，却這些條件又必定要爲全國人民所能接受。我們決不以「組府」爲和平運動的目標，雖然「組府」是實現和平的一個階段，但是如果具體方案和條件不能和近衛聲明原則與汪先生的主張相適合，我們決不操切組府的。汪先生在「發電書後」的演講裏有兩句最沉痛的話：「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能眼看和平運動成功，固然是國家之幸福，不幸失敗，也替和平運動留下一些種子。」我們聽了這些話，就可以知道，汪先生滿腔的熱血是在

救民族國家於滅亡，拯民衆於水火；我們只有認定「和平是出路」，我們只有信任在汪先生領導之下，實現和平。

說到這裏。我們也同時要對在

淪陷區的日本人講幾句話：和平運動是基於二大民族真誠的覺悟，所以一年來中日兩國關於和平運動的輿論，漸次的成熟，日本民族的將來光榮與發展也只有與中國民族爲朋友，才可以達到目的。然而現在淪陷區的中國民衆是如何的在困苦艱難的處境中，如何的爲東亞整個將來的繁榮上在保留着一些元氣，這些事實是日本人所親眼目睹的，那末，日本民衆應如何的爲和平運動工作，如何的以事實來

愛護同種的東亞民族，使淪陷區的民衆知道東亞永久和平的福利，預知中國民衆將來有助於日本民衆者，或許還在戰爭的目標之上，

和平運動是雙方面的，和平與兩國民族都有利，我們在「共存共榮」的信念下，正是邁步前進。軍事時期的些微枝節，不足以妨礙和平運動的前途，這一點也不能不希望我國人所了解的。

各位！我上面所說的是把現在一般人所猶疑的心理，來作一正確的論斷。世界風雲是變幻莫定，我們的民族不能在毫無把握的波濤中犧牲，我們民衆的命運和利益既不能被獨裁者來支配，更不能任赤色帝國主義者來宰割，只有根據於我們國人自己的需要來

「反共」，「和平」，「建國」。各位不要忘記，總理孫先生爲什麼在和越飛談話之後，北上道出神戶時所講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神，因爲只有同文同種的中日二大民族才能建立東亞永久的和平。汪先生繼承了總理遺志，已經帶着血和淚的精神，引導我們在民族國家生存的大道上，我們只有跟着汪先生前進，「反共」，「和平」，「建國」！

今天是民國二十九年的新年，我們應該爲和平運動成功預祝，我們更希望我們國人從今年起在和平大道上同負着「建國」的責任和使命！

迎 歡

批評， 定閱，  
介紹， 交換。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止)

**國內** 和平運動將由「組府還都」而進展到另一階段。上月下旬汪先生召請南北兩政治組織的首領

在青島開談話會，結果極為圓滿。一月二十七日路透社電傳，汪先生於會議告終時談稱會議結果，較九月間在南京舉行之上屆會議告終時更可令人滿意，今已完全商妥中央政府的組織，將由國民黨會同現存政府，其他現存政黨及無黨派之國民領袖組織會議，以期清除已往的政見不合之弊，而產生中央政府，此一政權將制定基本原則，由中央政府予以實行，俾重樹和平，而對日本與其他友邦樹立和睦關係，並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復興中國。所謂由各黨派領袖組織會議，即是成立中央政治會議，盛傳這個會議將於本月開始。前些天汪先生更會一度召集各黨派代表，各業領袖談話，結果甚為圓滿，報上還傳說南京北平兩政府的領袖已來上海參加會議。無論報上的記載是

否與事實相符，大概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積極進展，組府工作的行將完成。

組府工作完成以後，即是中央政府正式由改組而成立以後，重慶政府自然失去其法律上的效力。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工作的正式展開已有年餘，其始就期望重慶政府接受和平的原則，從速停戰。即在上月汪先生仍以銖電致蔣先生，勸他停戰言和，期能全國一致，迅速實現和平。因「以今日之國內情形，國際環境，抗戰到底，必無最後勝利之望。」更以經濟建設言之，今日民困窮，財困盡，然及今停戰言和，國力民力，恢復尙易

。若長此耗竭，則民力彫盡，國力隨之，經濟建設，亦將無從說起。如重慶政府不加接受，當然不能因重慶少數人固於一己之利害，不願言和，而即放棄和平運動之工作。故汪先生在銖電中說：「兆銘對於救國，早具決心，若先生始終堅拒，兆銘決不能以此有所顧慮，勢必先以全力從事於局部的和，而漸致於全面的和。」目下的組府還都，即是以局部的和，漸致於全面和的事實表現。雖然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仍盼重慶的當政者，以國計民生為重，從速追隨汪先生與日本停戰言和，以便確保中國之獨立自由，實現三民主義的建設。

**國際** 國際間可以記述的大事，不外英法德的戰爭，蘇芬戰爭，美國外交的活躍，日

美關係的進展。英法對德的戰爭，仍是宣傳戰，經濟戰居多，戰場上的戰爭，成爲不流血的戰爭，德國與英法不過是在極堅強的隱蔽之下相持，誰也不肯多打，誰也不肯先發。英法竭力封鎖德國，德國即以潛艇魚雷爲報復，這樣德國的接濟固然遭受困難，而英法的海上損失也是頗有可觀的。英法的當政者一再申言，他們的作戰，是爲正義，爲人道，在樹立新的歐洲，希特勒却明喊大叫的說，德國的作戰在要求土地。希特勒於國社黨秉政七週年紀念日演說：「三百年來英國爲發展貿易作戰，爲開發黃金作戰，爲強迫他國吸食鴉片作戰，倘張伯倫今日手持聖經，自詡作戰目的之如何正大，其奈事實之在人耳目何？夫四六，〇〇〇，〇〇〇英國人，佔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方公里土地，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德國人，僅有不滿六〇〇方公里之土地，此乃必須解決之問題。」又說：「自一九三九年九月

，英法揭穿假面具對吾等宣戰以來，吾一切妥協談判之努力，均歸泡影，余對英法戰爭，加以接受，第一期戰事，分政治及軍事兩方面，政治方面，德國與義大利之邦交，密切如故，與蘇俄釋嫌修好，軍事方面，英國所保證之國家，十八日之內完全消滅。今第一期戰事早告結束，第二期戰事業已開始，德國人民已將重任付託于余，故余為德國民族之代言人，德國權利之代表，余將盡力報稱，以無負人民之重託，德國必須生存，故德國必將戰勝。德國抱有這樣的作戰決心，英法又不願急切言和，英法對德的戰爭，縱令不打，也不能和，所以荷比兩國元首調停英法德之戰爭失敗後，和平的空氣即再無人傳播。

英法對德的戰爭，雙方不能直接言和，歐洲又沒有人可出來調停，於是美國來了，此所以有美總統派遣副國務卿韋爾士訪問歐洲之舉。無疑的美國派遣這位特使，志在覓取調停歐洲戰爭的根據。據羅斯福總統發表，韋爾士將往遊英法德義四國，先至義國轉而至法至英至德。美總統說「已訓令韋爾士不得以美國名義，提出任何建議或作任何束縛。歐洲政府人員對韋爾士而發之言論，韋爾士將代總統與國務卿聆取之，而對此言論將守最嚴格之秘密。」除派遣代表赴歐外，更與各中立國家進行非正式談話，美國務卿赫爾說：「此項談話並不涉及任何方案，而其性質僅為關於（一）穩健的國際經濟制度，（二）全世界縮減軍備兩事之初步詢問而已。此種談話，亦可推及交戰國，但僅以上述兩種與將來和平有關之共同

問題為限，而不包括涉及目前戰爭狀況之事件。再此種談話與國務卿幫辦韋爾士之遊歐並無關係。」此種談話已由赫爾與各國駐美代表開始進行。據華盛頓泰晤士報推測韋爾士赴歐調查之原因有二：（一）羅斯福總統深懼歐洲今年春季將有嚴重難關，倘能避免，則不惟整個歐洲不致陷於混亂，同時美國對外貿易亦不致感受影響。（二）赫爾國務卿對於世界上四大商務集團之存在，影響美國商約及大量準備金之安全。所謂四大商務集團如次：（甲）與德國簽定清算協定之國家，（乙）英帝國及英鎊集團，（包括阿根廷及烏拉圭），（丙）日圓集團，（丁）美元集團。英法各國對美國派遣代表赴歐，均表示歡迎，英國並表示願供給一切情報，聽取美國的適當建議。

日本自米內新閣成立後，一般人的觀感皆以為今後日本的外交當以促進美日關係為主，反共公約不免要壽終正寢，即是日本與德意的關係要漸行疏淡。但是日本新外相有田於就職之初曾發表談話說：「德蘇兩國修好之後，反共公約在某種限度之內，雖已遭受打擊，但在本質上並未宣告廢止，以言德意日三國之友好關係，尤屬由來已久，德意兩國對於吾國素極親睦，今後彼此之間仍當保持睦誼，自屬勿庸贅言。」一般觀察家以為有田此言係表「今後日本的外交雖以接近英美為主，但仍維持對德意的關係，以便緩和國內某些人士的情緒，增加對英美接近的力量。至於對中國外交，日本新閣首以再聲明依照既定方針，援助中國成立中央政府，實現東亞和平。

蘇芬的戰爭仍在繼續，這一戰將蘇聯的弱點完全暴露。共產黨人雖一再宣稱蘇聯是世界上最強盛之國家，現在連一個小國都無力克服，也可以看出蘇聯的內都是如何的虛弱無力了。

##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三民主義之發揮，及當前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之研究，無論著譯皆所歡迎。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精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墨墨清晰繪寫。
- 三、譯稿須將原著寄來，或請詳示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月日及地址。
- 四、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六、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四元至十元，譯稿酌減。
- 七、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八、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資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九、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二六號。

##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	半	面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九十元	無	無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無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無	無

- 注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三民週刊 第二卷第五、六期

零售每期國幣六分

編輯者 三民週刊社  
 出版者 三民週刊社  
 定售處 上海郵局信箱1326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五九五號

## 三民週刊定價表

冊數	定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全年	二元	四角八分	二元四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二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三月	六角	一角二分	六角
一冊	六分	一分	五分

# 中華日報

消息 正確

言論 公正

華北唯一政治經濟

## 中國公論

文化藝術綜合月刊

### 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社論 和平之道  
 一九三九戰前外交史  
 蘇聯之新動向  
 日本海陸軍大臣在憲法上的地位  
 重建中國國民經濟問題  
 西北的政治現狀(上)  
 意大利在中海勢力的發展  
 意室伏高信先生書  
 意大利新唯心論

胡漢翔 陳謙  
 胡漢翔 陳謙  
 華癡 鄭君實  
 張君實 魏士通  
 魏士通 開興

國際 德國實行分割波蘭  
 蘇芬關係惡化  
 蘇述評  
 英法會談決裂  
 汪兆銘會見記  
 關於文學界說  
 歐洲戰事撮釋及其他(數十種)

客言 客言  
 逸青 室伏高信作畢德門譯

業已 到 滬  
 每 冊 三 角

上海 經售處  
 河南路三〇三號  
 各大書局

## 新世紀

半月刊

### 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論 銖電的意義  
 義外相電祝和平運動  
 日美商約失效  
 蘇俄侵芬失敗  
 論中日經濟合作(中)  
 論戰時財政政策  
 上海租界劃界的經過

力祖菴 張祖望  
 汪欽文

譯著 日本目前財政經濟的打開策  
 久原房之助  
 站在轉換期上的日本陸軍  
 濱田尚友  
 畢德門等  
 美國與戰爭  
 列甯外交秘史(續)  
 J. W. Wheeler Bennett  
 第五章 僵局

新世紀雜誌社出版  
 每月出版二期 一期一號  
 零售每冊一角  
 總經售處 河南路三〇三號  
 分經售處 各大書局

中華日報館地址：上海南京路三〇三號  
 電話：九二五二  
 郵政特准掛號優待掛號  
 送寄各埠掛號

▲中華日報價目▼  
 ▲本國及日本每月國幣一元半年國幣五元五角全年國幣十元  
 ▲香港澳門每月國幣貳元  
 ▲歐美南洋每月國幣四元

中宣部登記證中字第一〇八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三三號  
 公共租界登記證字第一〇二五號  
 法租界許證字第一〇四一號